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雜誌

(七)

王念孫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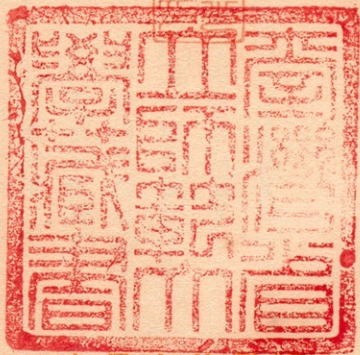
中國泰圖書館藏

080
033
1636

讀 書 雜 誌

(七)

王念孫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002005

讀書雜誌



漢書第十五

西域傳

三百餘里 三百里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戴先生水地記曰。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百一十八里。陽關在縣西六里。壽昌本漢龍勒縣地。今安西府西百五十里有壽昌城。鹽澤去玉門千三百餘里。前後書皆脫去千字。念孫謹案郭璞西山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見釋水釋文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刪之也。漢紀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卽千三百餘里之誤。水經河水注作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以二書考之。則漢書原有千字明矣。又案廣袤三百里本作廣袤三四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水經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之。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七引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州郡四竝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竝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四字明矣。

焉耆

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念孫案景祐本無耆字。是也。焉字絕句。焉下耆字。則後人妄加之也。大宛。康居。奄蔡。皆在蔥嶺之西。自都護治所。西至大宛。四千三十一里。至康居。五千五百五十里。又自康居西北至奄蔡。可二千里。並見下文。故曰西踰蔥嶺。出大宛。康居。奄蔡也。若焉耆。則在蔥嶺之東。且在都護治所之東北四百里。亦見下文。豈得云西踰蔥嶺。出焉耆乎。漢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邊防七。焉下皆有耆字。此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耳。通鑑漢紀十二。無耆字。與景祐本同。則北宋本尙未誤也。故知諸書內耆字。皆後人所加。

得職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念孫案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諸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者。皆得其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伍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景紀曰。令亡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趙廣漢傳曰。廣漢爲京兆。

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彼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高五王傳。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鹽鐵論輕重篇。衆人未得其職。

孔道

媿羌國。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上公注曰。孔大也。太玄湫次五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孔字亦作空。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是也。說文曰。孔通也。故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語猶云通衢大道矣。

山國 脫四字

鄯善國王治扞泥城。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念孫案山國當作墨山國。寫者脫墨字耳。漢紀及後漢書西域傳。作山國。皆後人依顏本漢書改之。水經河水注曰。扞泥城西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上文云。都護治烏壘城。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本傳三。未知孰是。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皆本此傳。墨山山名也。因以爲國名。若但云山國。則不知爲何山矣。而師古云。此國山居。故名山國。則曲爲之說也。又下文山國王。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山國亦當作墨山國。墨山國王下。當有治墨山城四字。水經注曰。墨山國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亦本此傳。是國與城皆以墨山得名。墨山國王治墨山城。猶上文之皮山國王治皮山城也。寫者脫去墨字。及治墨山城。

四字而師古遂云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亦是曲說

依耐國王治 難兜國王治

依耐國王治念孫案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依耐國王治下不言某城者闕文也下文難兜國王治同

盧城

無雷國王治盧城念孫案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城猶之且末國王治且末城精絕國王治精絕城也隸書盧字作靈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譌作盧周官職方氏其浸盧維鄭注盧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也又脫無字耳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八引此正作無雷城

好治食

織罽刺文繡好治食念孫案治食二字義無所取通典邊防八治作理避高宗諱也則唐本漢書已誤作治漢紀作好酒食是也下文大宛俗者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治宮室而誤

市列

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通典念孫案市列上脫有字則文不成義漢紀作有市肆肆即列也

鎖

後軍候趙德使鬪賓。與陰未赴相失。陰未赴鎖琅當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念孫案琅當上本無鎖字。乃後人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琅當。說文作銀鑿。云瑣也。瑣古鎖字。琅當德。卽鎖德也。故師古云。琅當長鎖也。不得又於琅當上加鎖字。又王莽傳以鐵鎖琅當其頸。鎖字亦後人所加。琅當其頸。卽鎖其頸。不得又加鎖字。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引王莽傳有鎖字。則所見本已誤。白帖四十五引作以鐵琅當其頸。無鎖字。

所以爲

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歷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念孫案上爲字。涉下爲字而衍。

悔過來

前親逆節。惡巢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念孫案悔過來。本作悔過來順。順字與上文逆字相應。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通鑑漢紀二十二已與今本同。後漢書西域傳注引此正作悔過來順。

大馬爵

安息國有大馬爵。念孫案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脫之。則爲不詞矣。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此正作有大馬大爵。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竝同。

書革

書革。彳行爲書記。念孫案。上書字本作畫。胡脈反。謂畫革爲字。而彳行之。以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此是釋彳行爲書記五字。非釋書革也。今作書革者。卽涉下文書記而誤。漢紀。通典作書革。皆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曰。畫音獲。引韋昭漢書注爲解。不言漢書作書革也。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漢書正作畫革。水經河水注同。

月氏

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念孫案。月氏下脫王字。當依張騫傳補。

皆絲漆

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念孫案。皆本作無。無絲漆。不知鑄鐵器。皆言其與中國異也。今作其地皆絲漆者。涉上文其人皆深目而誤。通典邊防八。正作無絲漆。

相接

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念孫案。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接上皆無相字。則此亦當然。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竝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

以肉爲食

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念孫案。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上下文皆八字爲句。而此句獨

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爲室。旃爲牆。肉爲食。酪爲漿。皆相對爲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太平御覽樂部八所引已誤。北堂書鈔樂部二。藝文類聚樂部三。文選蒼蘇武書注。所引皆無以字。

采繒

賜金二十斤。采繒念孫案下文。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則此文采繒下。亦當有匹數。而今本脫之也。

烏孫男女

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念孫案烏字涉上下文烏孫而衍。孫男女三人者。公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孫上不當有烏字。下文公主卒。三孫畱守墳墓。是其證。漢紀有烏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無烏字。

不可乏

食宜給足。不可乏。念孫案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采繒。易穀於他國。則食宜給足。不乏也。不乏二字之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而衍。日知錄云。不可乏。當作可不乏。非也。既言宜給足。又言可。不。乏。則文義重複。

匈奴困敗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通典邊防七同。念孫案。匈奴上有曰字。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曰者。衆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衆人皆曰。匈奴必困敗矣。漢紀孝武紀有曰字。

卦諸將

卦諸將。貳師最吉。通典同。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念孫案。師古所說。於文義不順。卦當作卜。言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卜漢軍一將不吉。卽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正作卜。

狐胡 車師柳谷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念孫案。國名無上下二字。同音者。狐胡。當依太平御覽所引作狐胡。四夷部十八。字之誤也。狐胡。龜茲。皆國名之疊韻者。龜茲。應劭音邱慈。案古讀邱如欺。又案狐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

表河曲

迺表河曲。列四郡。念孫案。曲當爲西字之誤也。武帝所開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在河西。故云表河西。列四郡。食貨志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霍去病傳云。開河西。酒泉之地。後漢書西羌傳云。武帝開河西。列置四郡。皆其證。四郡非在河曲中。不得言表河曲也。漢紀

孝武紀作河曲。乃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典邊防八。太平御覽四夷部十三。引此贊竝作河西。

犀布

故能睹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念孫案犀布連文。殊為不類。布當為象。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故象譌作布。犀象瑋瑁。皆兩粵所產。故曰睹犀象瑋瑁。則建珠崖七郡也。下文云。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正與此犀象瑋瑁相應。則當作象明矣。太平御覽珍寶部六。引此已誤作犀布。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引此竝作犀象。

外戚傳

適

適稱皇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念孫案此文本作正適稱皇后。後人以適卽是正。故刪去正字。案大雅大明傳曰。紂殷之正適也。初學記儲宮部。引白虎通義曰。周以天子之正嫡為王后。秦稱皇后。漢因之。是古書多以正適連文。後漢書皇后紀注。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皇后紀論注。藝文類聚后妃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及十一。引此竝作正適稱皇后。通典職官十六同。

充依視千石 良人視八百石

八子視千石。充依視千石。念孫案充依不當與八子同視千石。當依漢紀作充依視九百石。此涉上千石。

而誤。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此皆誤。又下文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八百石。案良人亦不當與七子同視八百石。當依漢紀作良人視七百石。此亦涉上八百石而誤。御覽引此亦誤。文選注引此正作視七百石。

誅之

乃召趙王誅之。念孫案誅之上有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時趙王尙未至。不得遽言誅之也。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欲誅之。漢紀同。

脫三字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尙帝姊魯元公主。有女。念孫案此文本作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尙帝姊魯元公主。有女。今本脫女也。敖三字。則上下文義不貫。此因兩敖字相亂而脫去三字。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有女也。敖三字。又皇親部十一。人事部百三十五。引首二句。皆有女也二字。

卽爲所爲

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所爲。師古曰。爲其所爲。謂所生之母也。竝音于僞反。念孫案兩爲字。皆讀平聲。爲所爲者。謂爲變也。爲變者。殺呂后以報母仇也。故下文云。太后恐其作亂。史記作我壯卽爲變。尤其明證矣。若讀爲爲去聲。而云爲所生之母。則詞不達意。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念孫案地理志：觀津屬信都，不屬清河。

逃匿

女逃匿。念孫案：逃匿下有牀下二字。而今本脫之。太平御覽封建部五引此，正作女逃匿牀下。續史記外戚世家亦云：女亡匿內中牀下。

吐棄我意

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句吐棄我意，句尙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念孫案：吐棄上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有吐棄我意。漢紀同。

元始

元始三年生昭帝。念孫案：元始當依景祐本作大始。

鉤弋

聞管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念孫案：鉤弋下原有子字。上文云：生昭帝，號鉤弋子。下文云：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皆其證。今鉤弋子亦然。對上句堯十四月而生言之。下句云：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其所生者，鉤弋子所生也。脫去子字，則上下句皆不可通矣。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已脫子字。漢紀孝武紀有子字。

恐事急

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卽以狀具語光。念孫案急上本無事字。恐急者。旣恐且急。猶言惶遽耳。言顯旣恐且急。卽具以毒殺許后之事告光也。霍光傳。霍山謂顯曰。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文義正與此同。後人不達。而於急上加事字。失其旨矣。景祐本及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六。皆無事字。

署衍勿論

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胡三省曰。據霍光傳。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之於帝邪。李說爲是。

成君

旣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念孫案成君上脫女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女成君。

禁闔扃

應門閉兮禁闔扃。師古曰。扃。短闔也。念孫案扃亦閉也。淮南主術篇。中扃外閉。亦以扃閉對文。

銅沓冒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沓，冒其頭也。念孫案：冒字涉注文而衍。景祐本無冒字，是也。冒，卽沓也。注訓沓爲冒，則正文無冒字明矣。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一：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引此皆無冒字。漢紀及續列女傳亦無。

不使

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念孫案：注說稍迂。余謂爾雅曰：使，從也。不使，卽不從也。管子小匡篇曰：魯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史記龜策傳曰：大將不彊，卒不使令。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曰：將帥不親，士卒不使。不使，皆謂不從。

妬媚

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念孫案：妬媚二字，義不相屬。媚當爲媚，鄭注大學云：媚，妬也。五行志：桓有妬媚之心。史記五宗世家：王后以妬媚不常侍病，黥布傳贊：妬媚生患，皆其證。隸書眉或作眉。見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與冒相似，故書傳中媚字或譌作媚。顏氏家訓已辯之。

富平侯家

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念孫案：家下當有人字。富平侯卽張放，故帝與放俱，而稱富平侯家人也。脫去人字，則文義不明。五行志正作稱富平侯家人。

六人

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念孫案六當爲四。此涉下文六人而誤。四人者一傳喜。二傳晏。三傳商。四鄭業也。
並見上文。五行志注引此正作四人。

元后傳

西白虎

土山漸臺西白虎。宋祁曰。浙本西字上有象字。今本上譌作下。念孫案浙本是也。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放效二字。正釋象字。且此歌以四字爲句。脫去象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下文曰。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似類亦象也。水經渭水注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六。引此皆作象西白虎。漢紀同。

戶青瑣

殿上赤墀。戶青瑣。念孫案戶下原有下字。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皆相對爲文。今本脫下字。則句法參差矣。藝文類聚產業部。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皆有下字。

漢高祖

初漢高祖入咸陽。念孫案高祖上不當有漢字。此涉下文漢傳國璽而衍。北堂書鈔儀飾部二。太平御覽

儀式部三引此皆無漢字。

飲酒食

大后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念孫案太平御覽服章部五引此食下有肉字。於義爲長。

王莽傳

不嗣

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師古曰。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念孫案不嗣本作不台。古文尙書。舜讓于德弗嗣。今文作不怡。漢書皆用今文。故作不台。史記五帝紀。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怡懌也。又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皆用今文也。文選典引。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曰。尙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後漢書班固傳注曰。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據此則二李所見漢書。皆作不台。師古依古文。改台爲嗣。而取僞孔傳以釋之。不自知其圓鑿而方柄也。

後儉

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引之曰。後儉與隆約對文。則後非退也。後讀爲遵。遵。循也。謂循儉尙約。以矯世俗之奢侈也。遵與後古字通。爾雅曰。遵。循也。方言曰。後。循也。集韻。遂亦作後。故遵儉之爲後儉。

亦猶遵循之為逡循。遵之通作後。亦猶逡之通作遵。晏子春秋外篇晏子遵循而對遵循即逡巡。

陷假

霍光即席常任之重。即與同。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

也。莽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念孫案師古訓假為升。則陷假

二字。義不相屬。乃云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其鑿也甚矣。余謂假讀為瑕。陷瑕離朝。謂陷於瑕謫而去其

位。服說是也。瑕與假古字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古今人表。公肩瑕。檀弓。作假。高祖功臣表。中水夷侯呂瑕。史表作假。

平作

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竝集。平作二句。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

丕亦大也。義門讀書記曰。書庶殷丕作。字當為丕也。念孫案何說是也。上文云。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

使朝用書。臨賦營築。亦用雜誥文也。隸書丕字或作平。與平字相近。因譌而為平。後漢書劉元傳。右輔都

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丕。耿秉傳。太醫令吉丕。丕或作平。皆其證也。

拂其頸

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師古曰。拂。戾

也。念孫案師古訓拂為戾。望文生義。非其本指也。拂讀為剗。剗斫也。謂以劍斫其頸也。拂其頸。衝其匈。刃

其軀切其肌。皆承上文手劍而言。說文曰：剌，擊也。廣雅曰：剌，斫也。昭二十六年左傳：苑子剌林雍，斷其足。正義曰：今江南猶謂刀擊爲剌。齊語曰：剌令支，斬孤竹。楚辭九歎：執棠谿以剌蓬兮。王注亦曰：剌，斫也。作拂者，假僭字耳。說苑雜言篇曰：干將鑊，拂鐘不錚，亦僭拂爲剌也。若以拂其頸爲戾其頸，則上與手劍不相承，下與衝其匈三句皆不相比附矣。

荷鍤

父子兄弟負籠荷鍤。荷舊本作倚。宋祁曰：倚當作荷。各本皆從宋改。念孫案：倚字古讀阿上聲。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倚爲韻。福伏爲韻。詳見唐韻正是倚字古讀與荷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何，儋也。是儋何字本作何。作荷者僭字耳。僭字本無一定。何必荷之是而倚之非乎。

師禮侯

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爲師禮侯。念孫案：師禮當爲帥禮。帥與率同。下文云：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是其證。太平御覽封建部四引此正作帥。

備

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備字師古無注。念孫案：備讀爲伏。漢書言伏辜者多矣。字或作服。服伏備三字古皆讀如匍匐之匍。說見六書音韻表故字亦相通。趙策：今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服作備。是其例也。

阿乳母

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念孫案阿下當有保字。謂敕阿係及乳母也。李尋傳云。諸係阿乳母。史傳皆以阿係竝言。若云敕阿乳母。則於文爲不詞。於事爲不備矣。漢紀孝平紀。正作勅阿係乳母。

欲諫

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誦之木。欲諫之鼓。念孫案欲諫當依景祐本。及賈誼傳。作敢諫。

赤績

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師古曰。績者會五采也。以布爲單衣。以赤加績。爲其方領也。引之曰。正文明言赤績。則非五采也。赤績方領。謂以赤色之組爲方領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績純下。

堂威

命堂威侯王奇。念孫案堂威當依下文作掌威。後放此。隸書掌字或作堂。與堂相似而誤。

病悸

大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寢勵。宋祁曰。悸舊作喘。念孫案此本作病喘悸。舊本新本各脫其一字耳。二形不相似。無緣彼此互譌。故知原。原有兩字。而新舊本各脫其一也。韋昭注酷吏傳云。心中喘息曰悸。是也。見宋祁。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引

此正作病喘悸。

民怨

莽知民怨。通典食貨一。作莽知民愁。念孫案作愁者原文。作怨者後人不曉古義而改之也。愁卽怨也。說文愠怨也。今本怨作怒。乃後人所改。據詩歸正義及一切經音義卷五卷九卷十三卷十九引訂正。恚恨也。廣雅愠愁恚也。後漢書明帝紀云。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是愁與怨同義。秦策云。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謂上下相怨也。淮南詮言篇云。己之所生。乃反愁人。謂反怨人也。下文天下愈愁。卽承此愁字而言。則本作愁明矣。又莽知民愁四字。食貨志凡兩見。

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

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念孫案此文本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其禮如三公。謂州牧之禮秩如三公也。下文云。州牧位三公。是其證。郡監以下。謂分天下爲百二十五郡。見下文。郡監二十五人。人主五郡也。今本其禮誤作見禮。郡監誤作部監。而部監二十五人。又誤在見禮如三公之上。遂致文不成義。後漢書隗囂傳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足正今本之失。

訛言

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念孫案訛言上脫民字。則語意不完。漢紀孝平紀通鑑漢紀三十皆有民字。或謂

民字與下文百姓相覆。非也。古人之文往往如是。子庶民則百姓勸。豈嫌於覆乎。

不潔

前後相乘。憤眊不潔。師古曰。潔散也。徹也。念孫案不散不澈。皆與憤眊義不相屬。余謂潔者治也。言事務煩多。故莽憤眊而不能治也。井九三井。潔不食。荀爽曰。潔去穢濁。清潔之意也。釋文引黃穎云。潔治也。史記屈原傳。易曰。井泄不食。集解引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皆其證。

七部

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劉奉世曰。七部當爲七郡。然共有二十二郡。尙未及二十五郡。疑字當有誤者。念孫案七部當爲十郡。合下文之五郡十郡。共二十五郡也。

愁民

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愁字師古無注。念孫案愁讀爲擎。子由。擎斂也。言民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遂僭此以斂取民財。故下句云。民窮悉起爲盜賊也。爾雅曰。擎斂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爲擎。擎斂也。是擎與愁古字通。

在御旁

威斗旣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念孫案此本作莽出則在前。入則御旁。御侍也。此常訓。不煩引證。不言

出則在前。入則侍側也。後人不曉御字之義。而改入則御。爲入在御。又刪去上句則字。其失甚矣。通鑑已與今本同。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器物部十。引此竝作出則在前。入則御。又

僊上天

大一黃帝。皆僊上天。念孫案。此本作皆僊而上天。今本脫而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竝作僊而上天。

帝虞

二曰帝虞始祖昭廟。念孫案。帝虞當爲虞帝。

帶高

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念孫案。因高地而立廟。不得謂之帶高。帶當爲席。劉向傳。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蔽通傳。乘利席勝。師古竝云。席因也。然則席高增下。即因高增下。故此注云。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也。隸書席字。或作廡。見漢司隸從事郭究碑。益州太守高朕脩周公禮殿記。俗作廡。鐵論功篇。廡席爲蓋。今本席作廡。顏氏家訓書證篇。論俗書云。席中加帶。正謂此也。又脫其廣而爲帶矣。

黃衣幘

力士三百人。黃衣幘。念孫案。幘上原有赤字。力士赤幘者。續漢書輿服志云。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今本

脫赤字。則義既不明。而句又不安矣。太平御覽車部一。引此正作黃衣赤幘。

經博

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念孫案經博當爲博經。故服注云。博弈經以八箭投之。奕字疑衍。

杜陵史氏女爲皇后

進所徵天下淑女。句杜陵史氏女爲皇后。念孫案杜陵上原有立字。謂於所徵淑女中。選立史氏女爲后也。今本脫立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有立字。通鑑同。

復思

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罍罍曰。毋使民復思也。念孫案此本作毋使民復思漢也。今本脫漢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居處部十三。引此正作復思。漢紀孝平紀。水經穀水注。竝同。

叙傳

州城

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宋祁曰。城或作域。念孫案作域者是也。雄桀帶州城者。謂雄桀竝立。各帶一州之域也。周官大司徒曰。九州之地域。史記天官書曰。天則有州城。若作州城。則非其指矣。域與城。字形相似而誤。管子八觀篇。國域大而田野淺狹。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史記天官書。漢紀孝平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大宛。傳漢遺驃騎破匈奴西域。今本城字並誤作城。漢紀孝平

紀後漢書班彪傳宋書符瑞志竝作州域

短褐之褻

王命論夫餓饑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畜師古曰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念孫案褻與褻不同字褻親身衣也從衣執聲讀若漏泄之泄先列反褻重衣也字本作褻從衣執聲讀若重疊之疊

大篋反其執字或在衣中作褻轉寫小異耳與褻衣之褻字從執者不同此言短褐之褻謂飢寒之人思得

短褐以爲重衣非謂親身之褻衣也漢紀及文選竝作短褐之褻李善曰說文曰褻重衣也字林曰褻大篋反舊本反譌作也據宋此卽褻之偕字也何以明之說文褻重衣也從衣執聲一切經音義十五褻與

同徒俠反引通俗文曰重衣曰褻宋祁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褻重衣也舊本重衣作衷衣乃後人誤以爲褻衣而改之今據說文玉篇

廣韻訂正大篋反舊本大譌作文據文選注引改正與李善所引同則褻爲褻之偕字明矣說文以褻爲左衽袍以褻爲重衣

今經史中重衣之字皆作褻而褻字遂廢唯此一處作褻與褻同乃古字之僅存者而師古云褻謂親身衣

也先列反是直不辨褻褻之爲兩字矣廣韻褻在十七薛褻在二十六緝褻在三十帖褻與褻聲相近故漢紀文選皆作褻若褻與褻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么膺

又况么膺尙不及數子鄭氏曰膺音麼小也晉灼曰此骨偏膺之膺也師古曰鄭音是也么膺皆微小之

稱也。靡音莫可反。骨偏靡自音摩。

各本靡譌作麻。據說文玉篇廣韻改。案鄭氏曰：靡音麼。玉篇麼亡可切。又亡波切。是靡麼古同聲。師古必分平上二讀。非也。

與此義

不相合。晉說失之。漢書考異曰：案說文無麼字。

徐鉉等新附。

而有齮字。齮，癩病也。與靡同。么言其小。靡言其病。

童謠所稱。見一蹇人言欲上天。隗囂少病蹇。以是刺之也。晉說得之。念孫案錢說非也。靡之言靡也。

張揖注士

林賦曰：靡細也。

么靡二字連文。俱是微小之意。廣雅：紗麼小也。紗與么同。漢紀文選並作么。麼不及數子。李善注

引鶡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有道之君任用俊雄。

見道端篇。

又引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作靡者

古字假借耳。么靡不及數子。謂囂勇不如信布。彊不如梁籍。成不如王莽。非譏其病蹇也。若以馨爲病蹇

則上與么字相比附。下與不及數子之文不相連屬矣。說文：齮，癩病也。癩，半枯也。此卽今偏枯之病。亦

非蹇病也。

苟昧於權利

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念孫案於字衍。苟昧權利以下。句法相同。首句多一於字。則累於詞矣。漢紀文選皆無於字。

畏若禍戒

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若順也。念孫案畏順禍戒。殊爲不詞。禍戒可以言畏。不可以言順也。今案上文云：喪係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卽此所謂禍戒也。此云畏若禍戒者。若猶

此也。言畏此禍戒也。若字卽指上四者而言。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謂此其言也。莊四年傳。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

嬴取威於百儀

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虘三止。應劭曰。嬴秦姓也。伯益之後也。伯益爲虞。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念孫案。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棗。謚言天德輔誠也。呂氏春秋應同篇曰。黃帝曰。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是威與德同義。此言伯益有儀百物之德。而嬴氏以興。故曰。嬴取威於百儀。非謂取威於六國也。而劉仲馮乃云。百儀則柏翳也。語訛耳。不知百儀與三止相對爲文。應劭曰。止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爲秩宗。典天地人鬼之禮也。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地理志。伯翳作伯益。議作儀。且儀字古讀若俄。見唐韻正。不得與翳通也。

且筭祀于挈龜

幽通賦。媿巢姜於孺筮兮。且筭祀于挈龜。李奇曰。筭數也。祀年也。周公卜居維。得世三十年七百也。劉敞曰。筭祀挈龜。亦言田完耳。其兆有五世八世。是祀也。念孫案。祀者年也。故左傳曰。卜年七百。宣三又曰。載祀六百。若五世八世。乃父子相傳之代。不得謂之祀。且且者。周公之名也。若謂筭祀挈龜。指田完言之。則且字當作何解。弗思甚矣。且與媿相對爲文。此賦以上下句對文者。皆各指一事言之。劉謂兩句皆指田完言之。謬矣。

皓頤志而弗營

皓頤志而弗營。師古曰：皓，四皓也。處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引之曰：師古說營字之義未當。營者惑也。說文本作營，云惑也。字亦作榮，又作榮。言自養其志而不惑於利祿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竝云營惑也。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營惑也。言不可惑以祿也。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淮南傲真篇曰：耳目不耀，思慮不營。東都賦曰：形神寂寞，耳目弗營。漢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執弗營。堂邑令費鳳碑曰：退己進弟，不營榮祿。義竝與此同。下文云：四皓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卽此所謂皓頤志而弗營也。文選弗營作弗傾，蓋後人不曉營字之義而改之耳。

風雲

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念孫案風雲當依文選作風塵。此涉上文跨騰風雲而誤。風塵之會，謂七國兵爭時也。商鞅、李斯之遇合，與下文所稱周望、漢良者不同，皆不得言風雲之會。

據徼

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師古曰：徼，要也。據，可以要迎之時也。徼，音工堯反。念孫案據可以要迎之時，不得謂之據要。老子釋文云：徼，小道也。古弔反。班固西都賦：徼道綺錯，謂小道相錯也。然則據徼乘邪云。

云猶言據小道乘邪途以求富貴耳。

說難既會

說難既會其身迺囚。應劭曰：會音會，豪之會，會，雄也。宋祁引蕭該音義曰：會，鄭氏曰：會，孰也。孰與熟同，今本孰譌作執。據方言：廣雅及月令鄭語注改。韋昭曰：會，終也。念孫案：會讀為就，就成也。言說難之書既成，而其身乃囚也。太玄玄文曰：會，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又曰：會考其就。范望曰：考成也。物成成就也。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會立。索隱曰：會，世本作就。就與會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韋訓會為終，終與就義相近。故爾雅會就竝訓為終。鄭訓會為熟，則於義稍疏。應訓為雄，則於義甚疏。而師古獨取其說，誤矣。

邳沂

漢良受書於邳沂。晉灼曰：沂，崖也。下邳水之崖也。師古曰：沂音牛斤反。宋祁曰：沂，韋昭作垠。今本垠譌作恨。曰：垠，限也。謂橋也。吾恩反。文選亦作垠。念孫案：下邳縣名，非水名，則不得言邳崖。韋本作垠，而訓為橋，是也。良受書於老父，本在橋上，非在水濱。邳垠，即良傳所云下邳汜上也。服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汜。汜垠語之轉。作沂者借字耳。

罔漏于楚

秦人不綱，罔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

也。一說楚王陳涉初起。後又破滅也。念孫案高祖不為項羽所害。豈得謂之漏罔。且與上秦人不綱。誤分兩事。陳勝破滅。尤與罔漏之義無涉。二說皆謬。罔漏於楚。謂陳勝作亂。而秦不能制也。此但言秦罔漏於陳勝。下乃言高祖起兵之事。李注文選引項岱曰。網漏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是也。

同晷

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師古曰。晷。景也。念孫案五星光不及地。則不得有景。師古說非也。晷即軌字。軌道也。五星同道。謂高帝元年。五星聚東井也。淮南本經篇。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高注云。軌道也。廣雅周語注並同是其證。軌。晷聲相同。故字相通。說文。沆。音軌。水厓枯土也。引爾雅水醮曰。沆。今爾雅作曆。沆之通作曆。猶軌之通作晷矣。太平御覽天部五。引此正作五星同軌。

方命

考景澄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尙書云。方命圮族。念孫案正文注文之方命。皆本作放命。今文尙書作放命。本字也。古文尙書作方命。借字也。釋文馬云。方。放也。正義曰。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是馬鄭王皆讀方為放也。漢書皆用今文。孟注所引。亦是今文。故皆作放命。後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故皆改為方命耳。文選五等論。放命者七臣。李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放命。韋昭曰。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今本李注。放命。作方命。韋昭曰。放命。作韋昭曰。方。放命。皆與正文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三。引此亦作放命。則所見皆是未改之本。今據以訂正。傳喜傳同心背畔。放命圮族。

朱博傳。今晏放命圯族。其字皆作放。桓九年穀梁傳。亦云則是放命也。本放譌作放。據范今注及唐石經改。

亦有紹土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宋祁曰。監本浙本越本作亦。猶有紹。念孫案。監本浙本越本是也。紹字在小韻。楚旅二字在語韻。二韻古聲相近。故漢人多有通用者。下文曰。河圖命庖。雜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適敘。世代實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又曰。大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旂宅於楚。戊實淫黷。平陸迺紹。又曰。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豐鄙。又曰。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皆以語小二韻通用。本傳而外。可無須別證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爲亦有紹土。則文不成義矣。
師古曰。言景武之時。以軍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後。雖承平。尚有以勳獲爵土者。據注云。尚有則正文原有猶字。明矣。紹繼也。原注當云。尚有能繼之者。而今本云。尚有以勳獲爵土者。蓋既改正。文爲亦有紹土。遂并改注文耳。

薰胥

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叙言史遷因坐李陵橫得罪也。念孫案。晉說是也。淪薰聲相近。故爾雅毛詩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帥與率同。薰胥以刑。謂相率而入於刑也。若以薰胥爲相薰蒸。則望文

生義而失其本旨矣。說詳經義述聞。淪胥以鋪下。

如台不匡

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淳曰。台我也。我國家也。念孫案。台字若訓爲我。則如我不匡。禮法是謂。二句文意。上下不相聯屬矣。今案。如台猶奈何也。言游俠之徒。以齊民而作威作惠如此。奈何不匡之以禮法也。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奈何。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奈何。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奈何。是古謂奈何爲如台也。盤庚卜。稽曰其如台。亦謂卜問曰其奈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莊周申韓。若不詆誓聖人。則顏閔之徒。其奈之何也。班固典引。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言今其奈何而獨闕也。說者皆訓台爲我。而其義遂不可通。段氏若膺古文尙書撰異。辨之詳矣。

外寓

攸攸外寓。閩越東甌。念孫案。寓當爲寓。字之誤也。說文。寓。籀文字。字。閩越東甌。皆在漢之南徼外。故曰外寓。王粲鵬賦。震聲發乎外寓。猶下文言燕之外區也。若作寄寓之寓。則義不可通。劉逵吳都賦注。引此作悠悠外字。故知寓爲寓之譌。張衡思玄賦。怨高陽之相寓兮。風俗通義。記典篇。營寓夷泯。今本寓字並譌作寓。而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作寓矣。

漢書第十六

連語

凡連語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可分訓說者望文生義往往穿鑿而失其本指如訓流馳則曰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武紀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應劭曰馳音移言軍吏士斬首廣爵級多無所移與今為置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也馳音弋賜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為一馳也念孫案馳讀與施于中谷之施同敘傳曰馳于子孫馳即施也周南葛覃傳曰施移也故今人猶謂移封為馳封喪服傳絕族無施服鄭注曰在勞而及曰施大傳施作移是施與移通也此言流馳亦取勞及之義故應劭讀為移若以馳為重次第則流馳之二字義不相屬且此詔馳字在流字之下若如師古說以為無有差次不得流行則當移馳字於流字之上仍須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何其謬也說文以為重次第物乃馳字之本訓此詔借馳為流移之移則非重次第之謂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橋虔則曰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為固或曰稱詐為矯強取為虔武紀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虔吏因康曰虔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為固尚書曰敘攘矯虔章昭曰凡稱詐為矯強取為虔師古曰橋與矯同矯託也虔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為邪惡者也念孫案諸說分橋虔為二義皆非也呂刑敘攘矯虔周官司刑疏引鄭注曰矯虔謂撓撓春秋傳曰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撓也如鄭君說是撓撓為撓撓之義故與敘攘連文此詔於矯虔吏下即云乘執以侵蒸庶又云紛然其撓則橋虔之為撓撓益明矣

奔蹏則曰乘之即奔立則蹏人武紀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師古曰蹏蹏也奔蹏者乘之即奔立則蹏蹏耳說文曰蹏也蹏字或作蹏史記張儀傳揆前蹏後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淮南脩務篇墨子蹏蹏而趨千里高注曰蹏疾行也蹏趨走也蹏與蹏同是疾行謂之蹏也馬行疾則能致遠故曰馬或奔蹏馬亦在御之而已若訓蹏為蹏則與下文都不相涉矣

勞倅則曰勞者恤其勤勞倅者以恩招倅膠東相

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百餘口師古曰勞來者言慰勉而招延之也又平當傳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
史二千字本勞來之意者師古曰勞來者言慰勉而招延之也又平當傳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
亦勞也字本勞來之意者師古曰勞來者言慰勉而招延之也又平當傳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
滕文公篇曰勞之來之成帝紀曰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二字有訓曰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此
皆訓為勸勉者也爾雅曰勞來小雅大東篇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為不見
勤故采薇序曰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鴻鴈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此皆訓
為恩勤者也宣紀之勞來對下文流民八百餘口而言平當言之勞來亦承上文行流民而
言皆是恩勤之義師古訓為勤勉已失其指又以為招徠而分勞俸為二義愈失之矣陵夷則曰若
邱陵之漸平亦言如邱陵之道日以遲卑下也他皆類此念孫案師古以陵為邱陵非也陵與夷皆平也文
選長楊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四平曰陵是陵邱之陵本取陵夷之義非陵夷四字取義於邱陵也史記
高祖功臣年表曰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四字平列陵夷不可謂如
淮南秦族篇曰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透蛇陵遲相對為文陵遲不可謂如陵之遲猶蛇也
不可謂如透之蛇也又案說文陵遲也儀表則曰為禮儀之表率或曰有儀形可表明者哀紀云為宗
其字作委不作透之蛇也又案說文陵遲也儀表則曰為禮儀之表率或曰有儀形可表明者哀紀云為宗
傳贊云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念孫案立木以示人謂之儀又謂之表率說文欄榦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
故爾雅云儀榦也呂氏春秋慎小篇注云表柱也故德行足以率人者亦謂之儀表儀表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
不可不慎也解篇曰法度也鄭注言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淮南主術篇曰言為文章行為儀表
也管子形勢篇曰法度也鄭注言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淮南主術篇曰言為文章行為儀表
文六年左傳曰陳有儀形可表明者望文生義而注各不同皆由不知儀表之同為立木又不知儀為儀
注酷吏傳則云謂有儀形可表明者望文生義而注各不同皆由不知儀表之同為立木又不知儀為儀
之借字狙詐則曰狙伺也諸侯王表秦據執詐之地驕狙詐之兵應劭曰狙伺也因問伺隙出兵也狙音
故也狙詐則曰狙伺也諸侯王表秦據執詐之地驕狙詐之兵應劭曰狙伺也因問伺隙出兵也狙音
路作似知而非楊涼注引趙葵詐字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直姐與狙同狎詐者有似於智
故曰藍直路作似知而非楊涼注引趙葵詐字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直姐與狙同狎詐者有似於智
詐也敘傳曰吳孫狙詐申商酷烈狙圜圜則曰圜獄也圜守也圜守也念孫案師古分圜為二義非也鄭注曰今月令狎詐者有似於智
詐也敘傳曰吳孫狙詐申商酷烈狙圜圜則曰圜獄也圜守也圜守也念孫案師古分圜為二義非也鄭注曰今月令狎詐者有似於智

注月令曰：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然則囹圄爲獄名，而又取禁守之義，不得訓囹爲獄。訓囹爲守也。囹之言令，令之言敵也。說文曰：敵，禁也。廣雅曰：令，敵禁也。是囹圄皆禁守之義，或但謂之囹。晏子春秋諫篇曰：拘者滿圜，怨者滿朝，是也。月令正義引蔡邕章句曰：囹，牢也。囹，止也。所以止出入釋名曰：囹，領也。囹，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皆誤分囹爲二義。又案說文曰：囹，獄也。又曰：囹，圜也。所以止出入釋名曰：囹，領也。師古曰：囹，獄也。囹，守之也。蓋用說文而未考其實。提封，則曰舉四封之內，無慮，則曰大率無小計。舉也。推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提讀如本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爲積土爲封，謂之堤封。既改文字，又失義也。念孫案：諸說皆非也。廣雅曰：堤封，都凡也。都凡者，猶今人言大凡諸凡也。堤與提古字通。都凡與提封一聲之轉。皆是。大數之名。提封萬井，猶言通共萬井耳。食貨志曰：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地理志曰：提封田一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匡衡傳曰：樂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王莽傳曰：於是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義並與此同。若訓提爲舉，訓封爲四封，而云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直，亦謂舉籍其頃畝之大數及其買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直，亦謂舉籍其頃畝之大數及其買直耳。若云舉封頃畝，則尤爲不詞。且上言舉籍以下，不當復言舉封。以此知諸說之皆非也。提，廣雅作堤。蘇林音祇。曹憲音時。集韻音常。支切。字作隄。引廣雅：堤，封都。凡也。李善本文選：西都賦：提封五萬五臣本及後漢書班固傳：並作隄。提封爲都。凡也。李善本文選：西都賦：提封五萬五臣本及事本無定體。古今異讀，未可執一師古以蘇林音祇爲非。匡謬正俗：又謂提封之提，不當作隄。字依聲託讀爲都。奚反。皆執一之論也。○食貨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皆執一之論也。○食貨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計是也。而又云：無小計慮，則是亡趙充國傳：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若閭溝洫志：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渠書：慮作閭。宣十一年左傳：釋文曰：無慮，今案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是其證也。廣雅曰：無慮者，粗計也。高誘注淮南：傲真篇曰：無慮大數名也。周髀算經：無慮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曰：無慮者，粗計也。後漢書光武紀：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李賢曰：謂請園陵都執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之名。非小計慮之謂也。無慮，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李賢曰：謂請園陵都

也史記孔子世家匹夫而焚惑諸侯司馬貞本作營惑漢書吳王濞傳淮南王安感概則曰感念局狹爲傳之營惑史記並作焚惑則營非回繞之義明矣餘見前營亂富貴之耳目條下感概則曰感念局狹爲小節槪感槪不快意所殺甚衆師古曰感槪者感意氣而立節槪也念孫案師古以節槪爲節槪則感槪二字義不相屬故必加數字以曲成其說也今案感槪猶慨然之爲槪然莊子至樂篇曰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槪不快意是感槪即感槪也感槪之爲感槪猶慨然之爲槪然莊子至樂篇曰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槪然意之貌也師古斷少時陰賊感槪爲句尤非魁梧則曰梧者言其可驚悟魁岸則曰岸者有廉棱如崖岸張陳王周傳贊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邱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悟增成其義其失也鑿矣今案魁梧奇偉四字平列魁與梧同義奇與偉同義應劭曰魁岸雄傑也魁岸猶魁梧岸之意是也又江充傳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高也廣雅曰魁岸雄傑也魁岸猶魁梧岸之意是也岸師古說非也今案魁岸者高大之貌小爾雅曰岸高也廣雅曰魁岸雄傑也魁岸猶魁梧岸之意是也留落則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之意耦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留牢明夷之旅曰膠目啓牢振冠無憂妬之大壯曰亡羊補牢毋損於憂釋名釋衣服曰留幕留牢也幕絡也言牢絡在衣表也是牢字古讀若留故牢通作留落今人言流落狼戾則曰狼性貪戾戾助傳今義亦相近也留落雙聲字不得分爲兩義留落與不耦亦不得分爲兩義狼戾則曰狼性貪戾戾助傳今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念孫案師古以狼爲豺狼之狼非也狼亦戾也戾字或作驚廣雅曰狼戾也又曰狼戾也戾與戾同義燕策曰趙王狼戾無親淮南要略曰秦國之俗貪狼戾長笛賦氣噴勃以布覆乍踣躄以狼戾貪也文選洞簫賦貪饕者聽之而廉隅狼戾者聞之而悍狼戾不可分爲二義若必謂如狼之戾則樂歲粒米狼戾又將何說乎奧渫則曰蔽奧渫汗不章顯也注引如淳曰奧音郁念孫案張訓奧爲幽則誤分奧渫爲二義如音郁是也奧者濁也言去卑辱汗濁之

中而升於朝庭也。班固典引有沈而奧，有浮而清，蔡尉薦則曰：安尉而薦達之。胡建傳所以尉薦走卒，甚邕曰：奧濁也。廣雅：澳濁也。曹憲音於六反。澳與奧同。尉薦則曰：安尉而薦達之。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藉也。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如淳曰：尉亦薦藉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念孫案：如說是也。薦藉一聲之轉。尉猶尉藉耳。匈奴傳：慰薦撫循。漢紀作慰藉。是其證。尉與尉通。若以薦為舉，薦則上與尉字不相比附。下與甚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不相連屬矣。醞藉則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匡張孔馬傳贊其醞藉可也。師古說與薛廣德傳同。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匡張孔馬傳贊其醞藉可也。師古說與薛廣德傳同。酷吏傳：義縱治敢往，少溫藉。師古曰：少溫藉言無所不容也。念孫案：服說及顏注：酷吏傳是也。溫藉者，含蓄有餘之意，或作醞藉。又作蘊藉，不必分醞為醞，藉為薦藉也。小雅：小宛篇：飲酒溫克。鄭箋曰：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禮器。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曰：皆為溫藉。重禮也。含蓄謂之溫藉。故和柔亦謂之溫藉。內則：柔色以溫。驚鄂則曰：鄂者，阻礙不依順。古曰：凡言鄂者，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師之鄭注曰：溫藉也。轉之則為慰藉矣。驚鄂則曰：鄂者，阻礙不依順。古曰：凡言鄂者，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師字作愕。其義亦同。念孫案：鄂亦驚也。若以為阻礙不依順，則上與驚字不相比附。下與失色二字不相連屬矣。廣雅曰：愕驚也。燕策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今人猶曰：驚愕曰：愕然。豈阻礙不依順之謂乎。凡若此者，皆取同義之字，而彊為區別，求之愈深，失之愈遠。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也。

管子書八十六篇。見存者七十六篇。中多古字古義。而流傳既久。譌誤滋多。自唐尹知章作注。已據譌誤之本。強爲解釋。動輒抵牾。明劉氏績。頗有糾正。惜其古訓未閑。讎校猶略。曩余撰廣雅疏成。則於家藏趙用賢本管子。詳爲稽核。既又博考諸書所引。每條爲之訂正。長子引之。亦屢以所見質疑。因取其說附焉。余官山東運河兵備道時。孫氏淵如。采宋本與今不同者。錄以見示。余乃就曩所訂諸條。擇其要者。商之淵如氏。淵如見而韙之。而又與洪氏筠軒。稽合異同。廣爲考證。誠此書之幸也。及余淮南子校畢。又取管子書而尋繹之。所校之條。差增於舊。歲在己卯。乃手錄前後諸條。並載劉氏及孫洪二君之說之最要者。凡六百四十餘條。編爲十二卷。學識淺陋。討論多疎。補而正之。以俟來喆。嘉慶二十四年三月既望。高郵王念孫敍。時年七十有六。

管子第一

牧民

政之所興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念孫案政之所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
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政之所行。今作政之所興者。後人改行爲興。以對下文政之所廢耳。不知此
四句。本謂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是其證。改行爲興。則失其旨矣。

形勢

得幽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念孫案得幽當依明仿宋本。及朱東光本作託幽。此涉上
句得字而誤。後形勢解。正作託幽。

循誤爲脩

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尹知章注曰。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
不言。廟堂之政。既以脩理矣。朱曰。蜀乃器字之誤書耳。念孫案朱以蜀爲器之誤。是也。後形勢解作蜀亦
誤。脩當爲循。亦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譌潤。繫辭傳。損德之脩也。釋文。脩馬本作循。莊子大
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循本亦作脩。晉語。矇腰脩聲。王制正義。引作循聲。史記

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循，古荀子議兵篇循上之法。呂氏春秋盡數篇射而不中，反循于昭何益于中。韓子五蠹篇聖人不期循古。趙策循禮無邪。今本循字並譌作循。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循字與循字同。豈循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循，循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事試爲韻，循言爲韻，循順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也。文選陸雲答張士然詩：言人君抱器不言，而廟堂之中已順從也。形勢解云：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也。注引廣雅曰：循，從也。

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循。今本循字亦誤。

作循，今據上文。是其證矣。宙合篇曰：明墨章畫。今本畫譌作書，辨見宙合。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脩理而不迷。脩亦當

爲循。言君子道德有常，如工人之明墨章畫，則後世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君臣篇曰：權度不一，則脩義者

惑。又曰：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兩脩字皆當爲循。循亦從也。下文云：下

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是其證矣。四稱篇曰：不脩天道，不鑒四方。又曰：不脩先故，變易國常。兩

脩字亦當爲循。言不順天道，不遵先故也。侈靡篇曰：緣故脩法，以政治道。脩亦當爲循。緣亦循也。廣雅：緣

政與正同。言緣順故常，遵循法度，以正治道也。尹注：緣順故常，脩理法。制爲政不違於道，失之勢篇曰：慕和其衆，以脩天地之從。

又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兩脩字亦當爲循。循順也。從行也。廣雅：從行也。夏小正：言順天地之行。

順陰陽之行也。道天地之常，道與循義亦相近也。尹注：道從也。正篇曰：明之以察其生，必脩其理。九守篇曰：因

之脩理，故能長久。兩脩字亦當爲循。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脩亦當爲循。循

因也。因名而責實也。韓子定法篇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淮南主術篇曰：循名責實。官使自司。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實。察言觀效。蜀志諸葛亮傳評曰：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皆本於管子也。地數篇曰：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脩亦當爲循。言循河濟而南也。

獨有

唯夜行者獨有也。念孫案獨有也。當從朱本作獨有之也。尹注云：故獨有之也。後解云：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今本也。誤作乎。據此文改。皆其證。淮南覽冥篇作惟夜行者爲能有之。亦有之字。

平原之隰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後解云：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念孫案此當作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後解當作所謂平隰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尹注云：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是其明證也。下濕曰隰。故言下澤。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爲高。後人既改此文平隰之封。爲平原之隰。遂并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

讒臣

讒臣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與致道。引之曰：讒與謨同。集韻曰：謨古作讒。爾雅曰：謨。謀也。臣當作巨。字形相似而誤。巨大也。讒巨者。謀及天下之大。而非一家一國之謀也。形勢解曰：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

謂之讜臣。臣亦當作巨。曰慮曰計。釋讜字也。曰天下。則釋巨字也。若作讜臣。則其義不可通矣。且巨與舉爲韻。憂與道爲韻。二字古音同在幽部。若作臣字。則又失其韻矣。尹注非。

故曰

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劉績曰。經文不應有故曰。此二字疑衍。念孫案。伐矜好專二句。與上文義不相屬。則不當有故曰二字。此涉上注。故曰參之天地而衍。

邪氣入內

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念孫案。入當依宋本。朱本作襲。後解及文選長門賦注。七發注。引此並作襲。襲卽入也。晉語章注。淮南覽冥篇高注。莊子大宗師篇。司馬彪注。吳都賦。劉逵注。並云襲入也。無庸改襲爲入。孫氏淵如說同。

天下

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念孫案。天下當爲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天地。上文云。能與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卽其證。今作天下者。涉上文天下之人而誤。黃氏日鈔亦云。地誤作下。

釋之

莫知其釋之。念孫案。宋本釋作澤。古字假借也。說見戒篇。澤其四經下。今本作釋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違之

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念孫案。宋本違作圍。下文天之所違。古字假借也。違之通作圍。猶圍之通作違耳。辭

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

今本作違者。亦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烏鳥之狡

烏鳥之狡。雖善不親。念孫案。烏鳥之狡。當作烏集之狡。狡與交同。說文。狡。交也。七臣七主篇。好佼友而行。私情。又明法篇。民務交而不求用。明法

解。交作佼。趙策。夫齊韓事趙。宜爲上交。史記。趙世家。交作佼。後解云。與人佼。宋本如是。今本改佼爲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狡。是其證也。尹注非。

見與之交 見哀之役

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念孫案。見與之交。當從朱本作見與之友。後解亦作友。隸書交與友相似而誤。後解云。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是此文上句作友。下句作佼也。見哀之役。哀與愛古字通。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所生。高注。並云。哀。愛也。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愛或爲哀。役當爲佼。字之誤也。役字古文作佼。與交同。後解作見愛之交。是其證也。尹注非。

獨王

獨王之國。勞而多禍。劉曰。當依解作獨任之國。念孫案。任字古通作壬。因譌而爲王。尹注非。

民無取

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洪氏筠軒曰。取當作恥。謂民無愧厲。雖衆而弱。北堂書鈔二十七。引下文則民無取。文選射雉賦。李善注。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恥。尹注非。

民力

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孫云。民力之民。因上文而衍。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無民字。

婦言人事

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洪曰。當作婦人言事。尹注非。

不可不審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念孫案。審本作重。此言人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法篇曰。法重於民。不爲愛民枉法律。義與此同也。今作不可不審者。涉下文兩不可不審而誤。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一。明陳禹謨本刪去。太平御覽刑法部四。引此並作不可不重。

立政

大德

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念孫案至仁卽大德。未有大德而不仁者。羣書治要引此德作位。是也。今作德者。涉上章諸德字而誤。大位而不至仁。則必失衆心。故下文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卿相卽大位也。尹注非。

不救於火

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殖成。孫曰。救當作敬。下文脩火憲。敬山澤。其證也。敬與倣通。言山澤無焚萊之禁。則草木不殖成。

博出入 博民於生穀

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念孫案博字義不可通。博當爲搏。搏字之誤也。俗書搏字作搏。因譌而爲博。搏衛策。願王搏事。秦無有佗計。韓詩外傳。好一則搏。今本搏字並譌作博。搏與專同。一道路專出入。專與一正同義。審閭閻。慎筦鍵。亦所以專出入也。下文曰。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卽專出入之謂也。古書多以搏爲專。霸言篇曰。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與專同。尹讀搏爲搏。聚之搏。非是。劉已辯之。內業篇曰。能搏乎。能一乎。今本搏譌作搏。劉

專。繫辭傳。其靜也專。陸績本專作搏。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董遇本作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揖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搏一。從董本也。商子農戰篇曰。搏民力以待外事。凡商子專字。皆作搏。呂氏春秋適音篇曰。耳不收則不搏。高注曰。不搏。入不專一也。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

搏音專。漢書天文志。卒氣搏。如淳曰。搏。專也。此皆借搏爲專之證。又八觀篇。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搏民於生穀也。搏亦當爲搏。卽商子所云。搏民力也。又見幼官篇。搏一純固下。

圈屬

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不順於常者。尹注曰。圈屬。羊豕之類也。洪云。圈。讀圈聚之圈。屬。係也。羣徒。謂朋輩。言環結交遊之人。幼官篇。強國爲圈。弱國爲屬。卽其證也。尹注非。

致於鄉屬

五鄉之師出朝。遂於鄉官。致於鄉屬。及於游宗。皆受憲。引之曰。致下不當有於字。此涉上下兩於字而衍。鄉官。謂鄉師治事處也。言五鄉之師出朝。遂於治事之處。致其鄉屬。下及於游宗。皆來受憲也。下文云。五屬大夫至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是其證。

由田

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念孫案由卽田字之誤。今作由田者。一本作田。一本作由。而後人誤合之也。田。謂農官也。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法法篇曰。皋陶爲李。后稷爲田。小匡篇曰。弦子旗爲理。寧戚爲田。

脩

脩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念孫案生上不當有脩字。此涉上文鈞脩而衍。春秋繁露服制篇文與此同。無脩字。

服纁

刑餘戮民不敢服纁。纁與冕同。纁一本作絲。念孫案刑餘戮民不得與四民同服。非但不敢服纁而已。一本纁作絲。是也。春秋繁露作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纁是其證。古者爵弁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洪說同。

乘馬

太山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念孫案太當爲大。大山廣川相對爲文。無取於太山也。

正不正

正不正則官不理。念孫案正不正當作地不正。此承上文正地而言。地不正則官不理。卽上文所云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今本地作正者。涉上下文正字而誤。尹注非。

百利不得

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念孫案百利不得當作百利得。言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百利得則百事治矣。上文云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是其證。今作百利不得者。涉下文六不

字而誤。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正作百利得。尹注非。孫說同。

地之小大

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念孫案地之小大。當作器之小大。上文云。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故此文云。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器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下文不知任。不知器。正承此二句言之。今本器作地者。涉上文諸侯之地而誤。

樊棘

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引之曰。草木無名樊者。樊當爲楚。字形相似而誤。楚。荆也。楚棘雜處。謂荆棘叢生也。地員篇曰。其草宜楚棘。

鎌纏

藪鎌纏得入焉。念孫案纏當從宋本作纏。說文作纏。云索也。坎上六。係用徽纏。馬融曰。徽纏。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纏。案鎌者。所以刈薪。纏者。所以束之。列子說符篇曰。擔纏采薪是也。今本纏譌作纏。據殷敬順釋文。改采薪。譌作薪。菜。據淮南道應篇。改。鎌與纏皆入藪采薪者之所用。故曰藪鎌纏得入焉。若纏爲纏繞之義。非繩索之名。不得與鎌並舉矣。世人多見纏。少見纏。故諸書纏字多譌作纏。辯見淮南道應篇。

一馬

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念孫案一馬之所用。不得有七甲五蔽。一馬當爲一乘。四乘有二十八甲二十蔽。則一乘當有七甲五蔽也。今本乘作馬者。涉上文四馬而誤。

奉車兩

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念孫案奉車兩當爲奉車一兩。山至數篇。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也。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引之曰。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切。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引之曰。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切。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三則去四。五則去半。謂一切見水。則去常征十分之一。二仞則去十分之二。三仞則去十分之三。四仞則去十分之四。五仞則去十分之五也。今本譌脫。而又有衍文。幾不可讀。

十分去一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劉曰。此言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四尺見水則免三。三尺見水則免二。二尺見水則免一。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

三尺而見水

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引之曰。上文由五尺而四尺。四尺而三尺。三尺而二尺。則此當爲一尺矣。若三尺

而見水則地猶高燥不得比之於澤蓋寫者誤耳

閉則類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念孫案生讀爲性見周官大司徒注閉當爲閑字之誤也廣雅曰閑正也爾雅曰類善也言民之性入乎邪辟則愚由乎中正則善也尹注非

七法

檐竿

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引之曰檐當爲撻撻古搖字考工記矢人夾而搖

之釋文搖本又作撻漢書天文志附耳搖動言鈞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能定其末也故心術篇曰搖者不定趨者不靜

撻與檐字相似世人多見檐少見撻故撻誤爲檐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千鍾侯劉撻漢表作劉撻文選上林賦消搖乎麋羊汪文盛本漢書司馬相如傳

作消檐皆是撻字之誤尹注訓檐爲舉非是

倍招而必拘之

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引之曰倍與背同招射之的也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招埤

的也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拘當爲射字之誤也草書射拘相似射招者必向招而射若背招則招不可得而射矣上文云

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若無此六者則令必不行於民故曰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

人猶背招而必射之也。尹注非。

百匿傷上威。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

百匿傷上威。尹注曰。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上威傷。念孫案。尹說甚迂。匿與慝同。百匿。衆慝也。言衆慝衆多。共持國柄。則上失其威矣。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側。爲今本匿譌作臣。辯見韓子。匿並與慝同。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作側匿。漢書酷吏傳。上下相爲慝。史記慝作匿。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慝亡迴而不泯。文選。慝作匿。是匿與慝古字通。又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尹讀比周以相爲匿。是爲句。注云。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其說甚謬。此當讀比周以相爲匿。爲句。匿亦與慝同。比周以相爲慝。猶言朋友爲姦也。是下當有故字。後明法解。作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倂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又案忘主死交。韓子有度篇。死作外是也。故明法解云。羣臣皆忘主而趨私。倂外死字相近。故外譌作死。尹注云。爲交友致死。非也。劉以死爲私之誤。亦非也。

見危

人君泄見危。念孫案。見當爲則。故尹注曰。君泄其事。則其位危。

實也 萬世之實

世主所貴者實也。念孫案實當從朱本作寶。下文令貴於寶是其證。又侈靡篇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必因天地之道。念孫案實亦當從朱本作寶。下文棄其國寶是其證。寶與道爲韻。下文聖稱其寶亦與道爲韻。

百匿

右四傷百匿。念孫案朱本無百匿二字是也。四傷是篇目。百匿乃傷之一。不得與四傷並列。

精財

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念孫案財當爲材。幼官篇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尹注云。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是也。今本材作財者。涉上文聚財而誤。孫說同。

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

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念孫案故攻國救邑。故字涉上下文而衍。不遠道里。不險山河。獨行無敵。攻國救邑。皆承上文言之。則皆不當有故字。不恃權與之國。特當爲待。幼官事語二篇。並云不恃權與。是其證。今本待作恃者。涉上文恃固而誤。尹注同。

版法

置不能圖

衆之所忿。置不能圖。劉曰。當依解作寡不能圖。注非。

宥過

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念孫案宥過當從朱本作有過。此謂怠倦者頓卒之有過者。罰罪之。犯禁者殺僂之也。後解正作有過。

倚邪乃恐

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念孫案倚邪卽周官之奇袤。奇與倚古字通。後解及明法篇並作奇邪乃恐。又見後隱行辟倚下。言法立而不動。則奇

袤之人皆恐也。尹注非。

象法

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念孫案象法當從朱本作象地。象地與法天相對爲文。故尹注曰。地之資生。無所私親。後解正作象地無親。

佐於四時

參於日月。佐於四時。念孫案佐當從朱本作伍。字之誤也。參於日月。與日月而三也。伍於四時。與四時而五也。後解正作伍於四時。

悅在施有衆在廢私 說在愛施

臧氏用中曰。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尹注四字爲句者。誤也。後解作說在愛施。有衆在廢私。而宋本作四說在愛施。其上文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此四說之明證也。然則此文實五字爲句。本篇脫四字愛字。後解有愛字。而脫四字。合之宋本。而四說之旨乃明。

脩長 高安 不脩

脩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念孫案脩長。當從後解作備長。言備長久之道。在乎任賢也。高安當從後解作安高。言安上之道。在乎與民同利也。今本備長作脩長。則義不可通。俗書備字作脩與脩相似而誤安高作高安。則與上句不對矣。又八觀篇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脩亦當爲備。下文曰。宮垣不備。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是其證。

管子第二

幼官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

尹讀若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爲句。人物則皇爲句。注云。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

物則皇暇。劉云後中圖作處虛守靜。人物則皇。此人物字疑衍。黃氏日鈔亦云。當以處虛守靜爲句。人物則皇爲句。臧云處虛與守靜對文。老子所謂致虛極守靜篤也。處與夜字形相似而誤。秦策江上之處女。初學記器物部引
處誤
作夜。尹注非。念孫案劉臧說是。

攻之以官 威之以誠

期之以事。攻之以官。發之以力。威之以誠。念孫案後中方本圖。攻之以官。作攻之以言。一本是也。堯典曰。詢事考言。故曰期之以事。考之以言。尹注非也。威之以誠。威當爲感。考攻言官感威。皆字之誤。

搏大

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念孫案搏大當爲博大。尹注非。

十官

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念孫案此在八分之下。六紀之上。則十官當爲七官。

介蟲

以介蟲之火爨。引之曰。上文言倮獸羽獸毛獸。下文言鱗獸。則此亦當言介獸。後人多聞介蟲。寡聞介獸。故改獸爲蟲也。不知羽毛鱗介倮。皆可謂之蟲。亦皆可謂之獸。月令曰。其蟲羽。其蟲倮。其蟲毛。是羽者倮。

者毛者亦謂之蟲也。其羽者介者鱗者亦皆可謂之獸。故此言羽獸介獸鱗獸。曲禮曰：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注曰：以此四獸爲軍陳。正義曰：玄武龜也。龜爲四獸之一。卽此所謂介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北方其獸玄武。

利周

信利周而無私。劉云：周當依後圖作害。念孫案：隸書害字或作固。與周相似而誤。尹注非。

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其外安榮。下安無怨咎。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其陽則安樹之五麻。羣木安逐。羣藥安生。羣藥安聚。羣木安逐。

鳥獸安施

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念孫案：此當以置大夫以爲廷爲句。安入爲句。共受命焉爲句。廷官名。言以大夫爲此官也。安語詞猶乃也。言諸侯乃入而共受命也。尹讀置大夫以爲廷安絕句甚爲不詞。其注亦甚謬不足辯。又大匡篇曰：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言必足三年之食。乃以其餘脩兵革也。尹讀必足三年之食安絕句注云：有三年食然後可安。非是。內業篇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尹訓安爲靜。非是。山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咎也。內業篇又曰：凡道無所善心安愛。愛當爲處。字之誤也。隸書處字或作處。與愛相似。安猶是也。處居也。言道無常所。唯善心是居也。下文曰：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是其明證也。此二句以所處爲韻。下文以

理止爲韻。遠產爲韻。離知爲韻。尹讀凡道無所善爲句。心安愛爲句。又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積藜。其陽

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爲文。安亦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

妄加之。地員篇又曰。其山之淺。有龍與斥。羣木安逐。安於是也。爾雅曰。逐彊也。言羣木於是彊盛也。尹注

爲和易。又曰。羣藥安生。又曰。羣藥安聚。又曰。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當爲族。白虎通義曰。族。湊也。聚也。言

非是。也。族字上與漉穀逐爲韻。下與鹿爲韻。族與施字相近。因譌而爲施。尹注云。施謂有以爲生。謬矣。義並同也。語詞之安。或爲乃。或爲則。或爲是。或爲於是。

其義並相近。字或作案。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

耳。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

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見趙策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

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見執一篇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念孫案字之作安者。管子荀子呂氏春秋戰國策

而外。又見於國語。吳語曰。王安挺志。一日。揚。一日。留。以。老子。安平。太。墨子。非樂篇曰。然。即當爲之。撞。巨

揚。千。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而。具。乎。即。我。以。爲。未。必。然。也。又。曰。然。即。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

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千。戚。天。下。之。亂。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以。爲。未。必。然。也。其。作。案。者。荀。子。戰

國策而外。又見於逸周書。武寤篇曰。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其作焉者。則禮記三年問而外。見於經史諸子者甚

多。見釋詞尹氏不知安爲語詞。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念孫案習勝者，習勝敵之術也。勝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下文勝之而行。注內勝宋本朱本皆無之字。

綸理

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念孫案綸理卽倫理。倫與綸古字通。故漢書律曆志冷倫作洽綸。依奇卽依倚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倚蜀才作奇。周官大祝奇擇注。杜子春云或云奇讀曰倚。漢書外戚傳欲倚兩女。史記倚作奇。綸理死生成敗依奇實虛盛衰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奇舉發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念孫案舉發不意。卽下文所云發不意也。舉發上不當有奇字。此涉上文依奇而行。自舉機誠要。至執務明本。皆四字爲句。尹注非。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尹注曰。德博而一行純而固。誰能敵之。念孫案博字與一純固三字。義不相屬。尹云德博而一。則曲爲之說也。博當爲搏。字之誤也。說見前博出入下。搏卽專字也。專一與獨行。義正相承。唯其專一純固。故能獨行而無敵。兵法篇曰。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是其證也。古書多以搏爲專。說見前博出入下。又案下文云。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尹讀則其攻不待爲句。注云。慎號令。審旗章。

則攻者爭先登。豈顧後而相待乎。又讀權與明必勝爲句。注云。權謀明略。必能勝敵。念孫案。尹注甚謬。此當讀則其攻不待權與爲句。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慎號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與國之相助也。即上文獨行無敵之意。七法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與之國。事語篇曰。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今本與字皆作與。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唯宋本作與。輕重甲篇曰。數欺諸侯者無權與。是其證也。下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六句文同一例。則明必勝三字。不與權與連文益明矣。

數也動慎十號

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脩三官。尹讀數爲煩數之數。而以數也動慎連讀。注曰。兵旣數動必慎。孫曰。數讀如計數之數。數也爲句。動慎十號爲句。與下文明審九章云云。句法爲一例。念孫案。孫說是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乃總結上文之詞。荀子仲尼篇曰。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曰。數。道數也。本書權脩篇曰。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法法篇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皆其證。洪曰。兵法篇云。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此五官當作五教。

稱材

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念孫案。稱材當爲精材。卽上文所云求天下之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

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小問篇云選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精材意並同也隸書稱字或作稱與精相似而誤尹注非。

經不知

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念孫案經過也。謂兵過敵境而敵不知也。經不知。發不意。相對爲文。經之言徑也。兵法篇云。徑乎不知。發乎不意。是其證。尹注非。

死亡不食

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尹注曰。死亡者不享食。鬼神必怨怒。故軍財在敵。引之曰。死亡不食。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亡蓋士之譌。死士敢死之士也。見定十四年左傳杜注。食猶饗也。饗死士。若田軍之盡散。

飲食饗士。李牧之日擊數牛饗士是也。秦策曰。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是死士所以克敵效勝。今吝惜資財。不肯饗之。則死士不爲之用。將無以勝敵。而爲敵所勝。故軍財在敵也。後幼官圖篇同。

適勝

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念孫案適勝當爲勝適。適卽敵字也。兵法篇云。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是其證。今作適勝者。涉上句識勝而誤。

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

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念孫案則人君從絕句。與上下之民人從。大人從。生物從。文同一例。會字下屬爲句。會合也。合請命於天地也。尹以人君從會爲句。非是。

不執

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念孫案執字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執當爲報。報復也。反也。周官宰之言報也。反也。言明乎取與之分。則得敵之地。而敵不能復取吾地也。越語曰。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是其證。隸書執字或作執。見漢淳于長夏承碑。形與報相似。故報譌爲執矣。漢書王子侯表。驕邱原侯報德。史表報作執。

幼官圖

則功得而無害也

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念孫案也字衍。前篇無也字。以上下文例之。亦不當有也字。

五輔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鷲而不聽從。苟於民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鷲而不聽從。尹注曰。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覆察也。鷲疑也。上旣賊苟而不舍。故下伺察而懷疑。劉曰。殘苟當作殘苛。乃字之誤也。念孫案尹注甚謬。劉以苟爲苛之誤是也。

凡隸書從可從句之字。往往譌溷。說文柯字解引酒誥盡執柯。今本作盡執拘。攷工記。毋拘之笱。注故書作柯。冀州從事郭君碑。凋柯霜榮。柯字作拘。其右畔極相似。又見下。故苛誤作苟。下文薄稅斂。毋苛於民。苛字亦誤作苟。尹注謂無苟取於民。非是。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爲苛察。釋文苛一本作苟。楚策以苛廉聞於世。史記甘茂傳。作以苟賤不廉聞於世。說文敍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隸書苛字或作苟。上從艸。下與句相似。而此云苛相亂。故也。皆其證矣。覆讀爲愎。愎鷙皆很也。言上殘苛而巳。則下很戾而不從也。廣雅曰。愎鷙很也。宣十二年左傳。剛愎不仁。杜預曰。愎很也。漢書匈奴傳。天性忿鷙。顏師古曰。鷙很也。愎字從心。復聲。故與覆通。字又作復。趙策云。知伯之爲人。好利而鷙復是也。韓子十過篇復作愎。又作蝮。史記酷吏傳贊云。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是也。

利壇宅

辟田疇。利壇宅。尹注曰。壇。堂基。念孫案。尹說非也。利當爲制。字之誤也。隸書制字或作利。形與利相似。壇讀爲廛。謂制爲廛宅也。荀子王制篇曰。順州里。定廛宅。鹽鐵論相刺篇曰。經井田。制廛里。皆是也。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廛。民居之區域也。遂人注曰。廛。城邑之居。廛與壇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廛人。故書廛作壇。杜子春讀壇爲廛。又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故書廛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爲廛。是其證。

振罷露 國家乃路 國家踣

振罷露。尹注曰：疾憊裸露者，振救之。念孫案上文云：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此云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是上言問疾病，乃匡急之事，非振窮之事。此言振罷露，乃振窮之事，非匡急之事。尹以罷爲疾憊，非也。至以露爲裸露，則尤未解露字之義。今案罷露，謂

室家疲敝也。

罷與疲同。

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三者義相近。露之言羸也。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露，羸也。案廣雅：疲羸極也。疲羸猶罷露。故云露羸也。正義曰：列子湯問篇

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曰：有膽氣而體羸虛逸。周書皇門篇曰：自露厥家。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荀子富

國篇曰：田疇穢，都邑露。

楊倞注：露謂無城郭牆垣，此亦未解露字之義。

義竝同也。字或作路。又作潞。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音義曰：丁張竝云：路與露同。又所列注文內無困之二字。今據

刪。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曰：潞，羸也。韓子初見秦篇：潞病作疲病，是罷與露同義。故齊策曰：其百姓罷

而城郭露。合言之，則曰罷露矣。韓子亡徵篇曰：好罷露百姓。外諸說左篇：罷露作罷苦。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呂氏

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高注曰：潞，羸也。皆其證矣。又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亦與露同。露

敗也。尹注云：路謂失其常居，亦失之。又七臣七主篇：故設用無度，國家路。舉事不時，必受其蓄。度路爲韻。

時蓄爲韻。今本路作踣。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耳。下文亡國路家，今本路作踣，亦是後人所改。

失

貧富無度則失。念孫案失讀爲佚。謂放佚也。古字多以失爲佚。見九經古義。尹注非。

辯事 功材

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尹注曰。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材。謂藝能。士既脩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念孫案。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辯焉。是也。功。成也。謂脩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稟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言待之而後成也。脩身功材。與任官辯事。任事守職。皆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尹說皆失之。

雕琢采

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尹注曰。采。雕琢爲純漫。引之曰。采字義不可通。采疑當爲采。說文曰。采。古文平。形與采相似。故譌爲采也。雕琢平者。金曰雕。玉曰琢。皆篆刻爲文章。今則磨之使平也。與上文刻鏤削。正同義。尹注非。

不失

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念孫案。失當爲先。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己篇注云。先猶尙也。言守法之人。不尙此無用之物也。尹注非。

宙合

王施

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念孫案王當爲正。施之無私。故曰正施。

如此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念孫案如此當從宋本作如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不究

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尹注曰。究。窮也。念孫案究當爲窕。字之誤也。窕。不滿也。塞。不容也。以小處大則窕。以大入小則塞。唯因物施宜。則處大而不窕。入小而不塞矣。廣雅曰。窕。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窕。大者不撻。窕則不咸。撻則不容。杜注曰。窕。細不滿也。撻。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窕。心不堪容也。呂氏春秋適音篇。音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高注曰。窕。不滿密也。淮南本經篇。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隘溢而不容。高注曰。滔窕。不滿密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淮南內論篇亦云。舒之天下。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用之則不困。窕本或誤作究。尚同篇云。大用之。治

天下而不窕。小用之。治一國。荀子賦篇曰。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偏。淮南原道篇曰。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傲真篇曰。處小隘而不塞。橫扁天地之間而不窕。皆其證也。草書窕字或作窕。窕字或作窕。二形相似。故窕誤爲窕。尹氏不察。而訓究爲窮。失之矣。

法崖

地化生無法崖。引之曰。法當爲泮。衛風氓篇。隰則有泮。鄭箋曰。泮讀爲畔。泮。涯也。故曰地化生無泮崖。尹注云。物之生化。無有崖畔。是其證。今本泮作法者。涉注文法天地而誤。

巨獲

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念孫案。巨獲。讀爲槩。獲。槩。今省。說文。巨。規巨也。或作槩。獲。度也。或作獲。楚詞曰。求槩。獲之所同。今楚詞作槩。獲。王注曰。槩。法也。獲。度也。下文曰。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正所謂成功之術。必有槩。獲也。尹注非。

涅儒

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涅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念孫案。涅當爲涅。儒當爲便。皆字之誤也。幼官篇。宋本便誤作儒。今本又誤作濡。凡隸書從便之字。多。涅。與。盈。同。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涅。穀梁作沈。誤從濡。若硬之爲。濡。變之爲。濡。變之爲。濡。皆是也。子盈。左氏傳。樂盈。史記作樂涅。又左氏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其。便。與。纒。同。盈。纒。猶。盈。縮。也。廣雅。纒。縮。也。曹憲音而竟反。素問生氣通天論。大筋。纒。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便。與。纒。同。盈。纒。猶。盈。縮。也。廣雅。纒。縮。也。曹憲音而竟反。素問生氣通天論。大筋。纒。

短。小筋弛長。王冰曰：纒縮也。漢書天文志：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迺復盛出，是爲奭而伏。晉灼曰：奭，退也。太玄奭曰：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范望曰：奭而自縮，故謂之奭。是纒與縮同義。纒，偃奭古字通。盈縮與詘伸義相因也。淮南人閒篇曰：得道之士，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詘伸羸縮，卽詘信盈纒。

含愁

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尹注曰：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治世作理代，此避太宗高宗諱。念孫案：注言陰愁而藏之，則正文含字當是含字之誤。含，古陰字也。愁與擘同。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爲擘。擘，斂也。陰與陽正相反，故曰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擘其治言，陰擘而藏之也。謂陰斂其治世之言而藏之也。下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倅免，正申陰擘而藏之之義。

辟之也

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倅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念孫案：辟之之辟，讀曰譬。下屬爲句也。字後人所加。後人讀辟爲賢者，辟世之辟，而誤以爲承上之詞，故於辟之下加也字。

故曰

故曰欲而無謀。念孫案故曰二字涉下文而衍。

循發蒙也

通於可與否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念孫案循字義不可通。循當爲猶字之誤也。隸書猶字或作猶與循相似。上言若覺臥若晦明。此言猶發蒙猶亦若也。仲尼燕居曰。昭然若發矇是也。尹注非。

義失正

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念孫案義失正當爲失義正。下文曰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是其證。

先帝常

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念孫案帝卽常字之誤而衍者。尋尹注亦無帝字。先常猶言故常。不必以先常句絕。言大人之行不必遵守故常。唯義立之爲賢也。

勸則告

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劉曰。告當作吉。對下凶字。注非。

言易政利民也

故曰讒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念孫案言字涉下文言中正以蓄慎也而衍。此復述上文讒充末衡易政。

利民之語不當有言字。

美色淫聲

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念孫案美色淫聲當從宋本朱本作美好音聲。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美好音聲卽美色淫聲。且與馳騁田獵對文。後人之改謬矣。

心怨

國家煩亂。萬民心怨。引之曰。心怨當爲懟怨。上文曰。萬民懟怨。又曰。煩亂以亡其國家。此文卽承上言之。可沈可浮。

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引之曰。可沈可浮。當從上文作可浮可沈。深沈爲韻。直默爲韻。名爲之說。

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念孫案名當爲各事不可兼。故必各爲之說。而後備。上言博爲之治。下言各爲之說。其義一也。下文曰。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是其

證。尹注非。

半星辰序各有其司

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念孫案半星辰序二句。卽承夜有昏晨言之。半星者中星也。說

又半物分中也。玉篇：中半也。是半與中同義。中星居天之半，故曰半星辰序。十二辰之序也。司主也。十二辰之昏中且中，各有其序，以主十二月，故曰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尹注非。孫說同。

審別良苦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念孫案：察美惡，別良苦，相對爲文，別上審字，涉下審字而衍。

章書

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循理而不迷。今本循作脩，非。辯見前，循誤爲脩下。念孫案：書當爲畫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德有常，如工之明其繩墨，章其規畫，則後人皆循其理而不迷也。楚辭九章：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王注曰：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循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言人遵先王之法度，循其仁義，不易其行，語意略與此同。此釋上文深而迹之意，而汝也。墨與畫，所謂迹也。明墨章畫，所謂深而迹也。今本章畫作章書，則義不可通矣。

萬物之橐也

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有與又同。念孫案：也字衍。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已見上文。此舉復

上文而釋之，不當有也字。

下泉於地之下

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引之曰。泉字義不可通。泉當爲臬。臬古暨字也。說文。臬。衆與詞也。從彖。自聲。虞書曰。臬。暨。及也。至也。周語注。禹貢朔南暨。漢書地理志作朔南臬。言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至於地之下也。臬與泉字相似。後人多見泉。少見臬。故臬譌爲泉矣。

而山

散之至於無閒。不可名而山。劉曰。山乃止字誤。注非。

樞言

貴在

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念孫案。貴在二字。涉下文慎貴在舉賢而衍。

將戰士

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戰士。念孫案。將字後人所加。霸主欲彊兵。必重戰士之賞。故曰。霸主積于戰士。據尹注云。卒勇奮。則無將字明矣。朱本刪戰字。尤非。

與人相胥 胥令而動

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尹注曰。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

也。念孫案諸書無訓胥爲視者。胥待也。言與人相待也。君臣篤胥令而動者也。尹注胥視也。亦非。

宗至

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念孫案至當依宋本作室。言不恃宗室。不恃外權。而唯恃誠信也。

衍文六句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念孫案此六句皆涉下文而衍。下文云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養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此則重出而脫其太半矣。又下文尹氏有注。而此無注。若果有此六句。則尹氏何以注于後而不注於前。然則尹所見本無此六句明矣。

梁池

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念孫案梁卽橋也。非池之類。且與善游意不相屬。梁當爲渠字之誤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輝渠忠侯僕多。廣韻引風俗通。輝渠作渾梁。衛將軍驃騎傳。齊庇爲輝渠侯。正義曰。輝渠表作順梁。漢書地理志。禹貢北條荆山下。有彊梁原。水經渭水注。作荆渠原。後漢書安帝紀。敗五原郡兵於高渠谷。注東觀記。渠溝也。言善游者死于溝池。曰戰九原高梁谷。渠梁相類必有誤也。

未嘗之有

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引之曰。未嘗之有。當作未之嘗有。五輔篇。古之聖主。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文義與此同。

衍文一句

故先王不滿也。在唯賢者不然下。念孫案此句與上文義不相屬。亦涉下文而衍也。下文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此亦重出而脫其太半。

管子第三

八觀

猥計

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尹注曰。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孫曰。猥。猶總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漢書董仲舒傳云。科別其條。勿猥勿并。與此猥字同意。尹以人猥二字連讀。非也。

國城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念孫案國城當爲國域。下文云。城域大而人民寡。宮營大

而室屋寡營亦域也。城在國中宮在城中若作國城大則卽是下文之城域大矣。域與城字相似又涉下文城字而誤。

遺苞

大凶則衆有遺苞矣。

今本遺上有大字洪曰大字涉上文而衍下文作衆有遺苞無大字念孫案尹注亦無大字今刪

尹注曰時旣大凶無復畜積但苞

裹升斗以相遺也。洪曰苞讀爲塗有餓莩之莩遺棄也。謂年大凶則衆棄餓死之人於道傍念孫案洪說

是也。凡從包從孚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穀梁傳隱五年苞人民毆牛馬曰侵苞卽俘字漢書楚元

氏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並作包來投壺若是者浮鄭注浮或作匏說文桴引取也或作抱枹擊鼓杖也禮運明堂位並作桴覆車也王風兔爰篇作桴

什一之師三句

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劉云前言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逮者衆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不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念孫案劉說是也。下文云什一之師三年不解則師爲師役明矣。尹注不足辯。

損瘠 損其正心

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念孫案損當爲捐字之誤也。瘠讀爲掩骼埋胔之胔露骨

曰骼有肉曰胔。出蔡氏月令章句作瘠者借字耳。荀子榮辱篇曰不免於凍餓爲溝壑中瘠。楊倞注以瘠爲羸字

亦作脊。度地篇曰：春不收枯骨朽脊。周官蜡氏掌除骹。與同鄭注曰：故書骹作脊。漢書食貨志：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顏師古以瘠爲瘦病，誤與尹注同。日知錄已辯之。道有捐瘠，與上文衆有遺苞同意。捐，棄也。謂棄瘞於道也。尹注曰：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非是。又任法篇：倍其公法，損其正心，損亦當依宋本作捐。尹注同。

喪蒸

鄉毋長游里毋士舍時無會同。喪蒸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尹注曰：蒸，冬祭名。念孫案：喪蒸二字，文不相類，且四時皆有祭，何獨舉蒸言之乎？蒸蓋葬字之誤。周官大司徒：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所以教民睦也。故喪葬不聚，則民不輯睦。蒸字本作葬，葬俗書作蒸，二形相似而誤。

本求朝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尹注曰：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念孫案：尹說非也。觀左右本朝之臣，作一句讀，求卽本字之誤。今作本求朝者，一本作本，一本作求，而寫者誤合之也。下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宋本無求字，卽其證。本朝卽朝廷也。重令篇曰：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大戴禮記保傅篇曰：賢者立於本朝。晏子春秋諫篇曰：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孟子萬章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荀子仲尼篇曰：本朝之臣，莫之敢惡。呂氏春秋應言篇曰：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

法禁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

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財厚博惠以私親其民者。此下有脫文正經而自正矣。尹注曰。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念孫案財厚當依注作厚財。此言廢上之法制。及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皆聖王之所禁也。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與正經而自正矣。文義不相連屬。兩句之間。當有脫文。尹強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也。

亡黨 壺士以爲亡資脩田以爲亡本

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念孫案亡黨二字。義不可通。亡當爲人己之己。字之誤也。上言己黨。下言私惠。義正相同。下文曰。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卽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也。又案下文壺士以爲亡資。脩田以爲亡本。文義皆不可通。兩亡字亦當爲己。壺當爲壹。晉灼注漢書薛宣傳曰。脩當爲備。俗書備字作脩。與脩相似而誤。皆字之誤也。玉藻。壹食之人一人徹。鄭注曰。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是壹可訓爲聚。資。用也。言收聚衆士以爲己用。卽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備置田疇。以爲己業也。上文曰。交人則以爲己賜。舉人則以爲己勞。是其明證矣。尹注皆謬。

威羣

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洪曰。威羣當爲成羣。下文云。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法法篇云。人臣黨而成羣。尹注非。

隱行辟倚 遁上而遁民

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尹注曰。倚。依也。自隱其行。以避所依也。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辟倚。所以遁民。劉曰。隱。索隱行怪之隱。辟倚皆邪也。念孫案。尹注甚謬。劉說辟倚是也。版法篇曰。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邪。卽周官之奇袤。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曰。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是倚爲邪也。隱行辟倚。謂隱行其僻邪之事也。劉以隱爲索隱行怪之隱。亦非。遁上而遁民者。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遁字亦作遯。淮南修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

和親

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念孫案。和親當爲私親。字之誤也。上文曰。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是其證。

漁利蘇功

莫敢超等踰官。今本莫上有故字。涉上文故。士莫敢而衍。茲據上句刪。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尹注曰。因少搆多。謂之蘇功。蘇生息

也。念孫案。尹說甚迂。蘇者取也。言漁利取功也。楚辭離騷。蘇糞壤以充幃兮。王注曰。蘇取也。淮南脩務篇。

蘇援世事。高注曰。蘇猶索也。索亦取也。說文。蘇。把取禾若也。廣雅曰。蘇取也。蘇與蘇字異而義同。

重令

綦組

而女以美衣綿繡。綦組相裨也。念孫案。綦當為纂。字之誤也。隸書纂或作慕。與綦相似而誤。爾雅釋

曰。纂似組而赤。七臣七主篇曰。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窟也。楚辭招魂曰。纂組綺縞。結琦璜些。淮南齊俗篇。

漢書景帝紀。竝曰。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是其證。

其攻

明主能勝其攻。今本主譌作王。以意改。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主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

有天下而亡。念孫案。其攻皆當為六攻。字之誤也。其字古作元。與六相似。故六譌為其。史記周本紀。三百

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流六。勝六攻。即承上文攻而毀之者六而言。下文六攻者何也。又承此文勝六攻而

虛。今本六字。竝譌作其。言版法解亦曰。明君能勝六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

三者字

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念孫案三者字皆因下文而衍。下曰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上有有字。則下當有者字。此文上無有字。則下不當有者字。版法解無。

則戰不勝以下三句

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念孫案則戰不勝以下當作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此文之兩民毋爲自用。兩戰不勝而守不固。義皆上下相承。今則下三句顛倒而失其指矣。七法篇曰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文義正與此同。

法法

民力必竭

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引之曰必字因注而誤。當作不竭。此承上文言之。號令禮義。度量刑法者。國之經也。今皆變易無常。則民無所勸懲。莫肯竭力以事其上矣。君臣篇曰。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故曰國無常經。民力不竭也。上云民不勸。民不畏。此云民力不竭。義相因也。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力不竭。乃理之必然者。故曰數也。尹注曰數理也。國無常經。民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

言也。蓋誤解民力不竭爲民力不窮。然據其說。則正文之本作不竭可知。蓋注民力必竭。乃反言以起下之詞。而曰不竭者云云。則依正文作解也。其所見本之爲民力不竭。明甚。若如今本作民力必竭。則注但言必竭可矣。何必迂回其詞。而論不竭之非理乎。

礦石

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

今本脫也字。據羣書治要及初學記政理部。藝文類聚。治政部。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刑法部十八。所引補。

毋赦者。瘞雖與疽同。

之礦石

也。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亦作礦石。說文繫傳。引作礪石。念孫案。礦字本作礪。說文礪。銅鐵樸也。礪。厲石也。皆非治瘞疽者所用。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引此竝作砭石。是也。說文砭。以石刺病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民。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曰瘞雖之砭石。

所以

是故先生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宋本上所以作足以。念孫案兩所以皆當作足以。足與不求文義正相承。下文曰。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是其明證也。後人改足以爲所以。則非其指矣。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竝作足以。著貴賤。足以守其服。文選羽獵賦注。引作足以。章貴賤。

胥足上尊時而王 頃時而王

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念孫案胥足上尊時而王。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衍。胥待也。言待時而王也。尹注胥相也。失之。又君臣篇。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頃當爲須。須亦胥也。

信密

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念孫案密本作必。後人罕聞信必之語。故以意改之。不知信必者。信賞必罰也。八觀篇曰。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九守篇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版法解曰。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皆其證。

不與大慮始

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念孫案大當爲人。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故有道者不與人慮始。人亦民也。尹注大猶衆也。大亦當爲人。

雖

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念孫案雖字涉上下文兩雖。有而衍。羣書治要引此無雖字。

不智 智靜之修

六者謂生殺貧富貴賤

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

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尹注曰。令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也。念孫案。尹讀智爲智慧

之智。非也。智與知同。小問篇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九變篇作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言權已下移。而上不知。故有弑父弑君之禍也。君

臣篇曰。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語意正與此同。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爲智慧之

智。一爲知識之知。說文。智。識詞也。是智卽知識之知。廣雅曰。覺。叡。聞。曉。哲。智也。叡。哲。爲智慧之智。覺。聞。曉

爲知識之知。是智有二音二義也。墨子節葬篇曰。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上智字去聲。下智字平聲。經說篇曰。逃臣不

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此篇內智字甚多。皆與知字同義。耕柱篇曰。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此篇內知字亦多作智。呂氏春秋忠廉

篇曰。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有與同。韓子孤憤篇曰。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

者也。秦策曰。楚智橫門君之善用兵。姚本如是鮑本智作知。淮南詮言篇曰。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以上諸智字

皆與知字同義。後人但知智慧之智。或作知。而不知知識之知。又作智。故凡古書中知識之知。作智字者

皆改爲知字。此智字若非尹氏誤解。則後人亦必改爲知矣。又案勢篇。智靜之修。居而自利。智作之從。每

動有功。智亦知字也。尹氏作注時。下智字已改爲知。而上智字尙未改。故解之曰。旣多智而又安靜。蓋不

識智爲古知字。故誤分智靜爲二也。今本則并上智字亦改爲知。而古字淪亡矣。

事君 非敢 不敢

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念孫案牽瑕蔽壅之事君者。衍事字。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衍敢字。爲令之有所不行也。爲猶謂也。古者爲與謂同。義說見釋詞。言所謂牽瑕蔽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謂其令之有所不行也。此三句皆指君言之。非指臣言之。則首句內不當有事字。次句內亦不當有敢字。皆後人妄加之耳。下文曰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是也。次句敢字亦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作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不。下無敢字。是其證。上文曰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次句亦無敢字。此尤其明證矣。明法解曰。夫蔽壅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文義亦與此同。

務物

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念孫案務當從宋本作矜。字之誤也。注內務。下同。下文兩矜字。皆承此矜字而言。

古今 此二者 不廢

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當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今本古今二字。涉上文古今而衍。此二者三字。涉下文此二者而衍。不廢而欲廢之。不下又脫當字。尹注非。

所謂擅

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念孫案。此所謂擅也。謂字後人所加。所擅所患。皆承上文而言。則擅上不當有謂字。尹注曰。擅。專也。君之所專爲。在於國家治。而民務積聚也。則無謂字明矣。

則內亂自是起

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念孫案。宋本起下有矣字。是也。上文曰。則外難自是至矣。正與此句相應。

兵法

因其利

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念孫案。因其利。當從朱本作。因其民。此復舉上文而申其義也。今作因其利者。涉上下文利字而誤。

不巧

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念孫案。巧當爲功。字之誤也。七法篇作器械不功。尹彼注曰。功謂堅利是也。器械堅利。則用之可久。故下文曰。器械功則伐而不費。今本亦誤作巧。七法篇作功。無取於巧也。孫說同。

教其身

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洪云：身當爲耳。號令之數耳所聽也。因字形相似而誤。尹注非。

韓

舉韓章則載食而駕。尹注曰：韓，韜也。念孫案：韓本作臬，卽囊字也。詩：彤弓時邁，傳竝曰：囊韜也。莊十年左傳：正義曰：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囊。鄭元以爲兵甲之衣曰囊。囊，韜也。其字或作建臬。是囊，臬古字通。故尹注云：臬，韜也。今本作韓者，因韜字而誤加韋耳。白帖五十八引此已誤。考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韓字。唯集韻云：囊或作韓，則爲俗本管子所惑也。

大匡

惕而有大慮 惕而亟驕 吾君惕

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尹注曰：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念孫案：惕懼與有大慮義不相屬。尹說非也。惕當爲惕字之誤也。說文：惕，放也。今通作蕩。言小白之爲人跌蕩而有大慮也。跌蕩則爲人所不容。故下句卽云：非夷吾莫容小白也。下文曰：臣聞齊君惕而亟驕，惕亦當爲惕。荀子榮辱篇曰：惕悍，僇暴是也。僇與驕同。又下文吾君惕，惕亦當爲惕。

兄

召忽曰。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嶼讀管子曰。兄古況字。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爲兄。陋矣。

脅之

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尹注曰。拉其脅而殺之。引之曰。彭生之殺魯侯。固由斷其脅骨。然脅之之脅。則非謂脅骨也。脅卽協字之假借。說文曰。協摺也。一曰拉也。摺敗也。拉摧也。摧折也。玉篇。協音呂。闔虛業二切。虛業切之音。正與脅同。故借脅爲協。莊元年公羊傳。說此事曰。協幹而殺之。何注曰。協折聲也。以手協折其幹。釋文。協本又作撓。亦作拉。然則脅之者。以手摧折之也。若以爲胷脅之脅。則當云折其脅。不得云脅之矣。今使折人之首。而曰首之。折人之足。而曰足之。其可通乎。

歸歟

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歟。請以彭生除之。念孫案。無所歸歟。當依左傳作無所歸咎。字之誤耳。

徒人費

誅屢於徒人費。引之曰。徒人費。本作侍人費。此後人據誤本左傳改之也。辯見經義述聞。

彼知能弱齊

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念孫案。彼知能弱齊。本作彼能弱

齊彼謂魯也。小匡篇作則魯能弱齊矣。是其證。彼下知字。涉下文彼知而衍。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

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尹注曰。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也。念孫案。尹未曉及字之義。及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必濟也。樂記曰。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及夫若夫也。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及其若其也。言自其一處言之。則唯此昭昭之多。若其中下文及其廣厚及其廣大及其不測並同此意。非謂天地山川之大由於積累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言若吾無身也。又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言若其有事也。

不能待 不能止待

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尹注曰。待猶擬也。引之曰。尹訓待爲擬。於義無取。今案待者禦也。言鮑叔作難。君必不能禦之也。魯語曰。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竝曰。待禦也。昭七年左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爲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爲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

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圉圉與禦同又制分篇曰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止待卽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承上不可圉而言尹以待字下屬爲句大謬劉已辯之

踐位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念孫案桓公踐位已見上文此自謂桓公二年召管仲耳踐位二字乃涉上文而衍尹氏不察而云入國二年方得踐位謬矣

外亂之本

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念孫案外亂之本也本作亂之本也亂上外字涉下文外犯諸侯而衍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其事皆在內而不在外下文外犯諸侯乃始言外事耳尹注非

其智多誨 自及

吾君惕惕當爲惕惕放也說見前見前惕而有小慮下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引之曰智與知同說見法法篇不智下誨與悔同繫辭傳盜治容誨淫釋文誨虞作悔謂悔恨論語述而篇吾未嘗無誨焉釋文誨魯讀爲悔字及當爲反字之誤也下同管仲言吾君之爲人惕及自知其過則必多悔悔則必能自反故曰姑少胥其自反也而鮑叔則曰比其自反也國無闕亡乎尹注皆非

甲十萬 車三百乘

同甲十萬車五千乘引之曰下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封邢予車百乘卒千人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車一乘甲十人此文車五千乘則當云甲五萬今作十萬者因下文帶甲十萬而誤也下文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其數多於桓公之甲故曰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無危得已乎又案下文桓公築楚邱以封衛與車三百乘甲五千三乃五之誤每車一乘甲十人甲五千則車五百乘不得云三百也霸形篇云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邱封衛是其證。

博於糧

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尹注曰博於糧謂多委積劉曰案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疑卽一人糧乃禮字誤也

蒙孫博於教

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劉曰蒙孫小匡作曹孫宿念孫案隸書蒙字或作蒙其上半與曹相似故曹譌作蒙孫謂曹蒙聲近而字通非也博於教當作博於教數與學同見說文及漢外黃令高彪碑數教字相似又涉上文

楚國之教而誤

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引之曰。諸侯許諾四字。因下文諸侯皆許諾而衍。請救伐以下五句。皆桓公告諸侯之詞。此四字不得闕入。

君臣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引之曰。君當爲羣。羣臣大夫也。下文云。令鮑叔進大夫是也。晏子識不仕者之善。鮑叔則識已仕者之善。下文曰。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仕者卽羣臣矣。又案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君亦當爲羣。下文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是也。

出欲通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尹解出欲通曰。出謂欲適他國。劉曰。出疑士字誤。引之曰。劉說是也。士在貴人子與庶人之閒。猶下文選舉之事。士在貴人子與農工賈之間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數省作款。贊省作實。歟省作款之類。故諸書中士出二字多相亂。荀子大略篇。以士。史記呂后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

爲次 多不發 多而發

從政治爲次。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念孫案爲次二字。涉下文得二爲次而衍。次之二字。總承

上文從政治以下四句而言。則不當更有爲次二字。且從政治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正對下文之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而言。若有爲次二字。則既於本文不協。又與下文不對矣。尹注非。洪云發讀爲廢。謂開闢荒野爲原田。又教以樹藝之功。不廢其地利。尹以發爲相告發。非。念孫案下文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衍而字。

行此三者爲下

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爲下。引之曰。行此三者四字。因下文而衍。勸國家得之以下。優劣相閒。凡五事。不得云行此三者也。

耕者農農用力

耕者農農用力。念孫案此文內多一農字。後人所加也。耕者農用力。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勉用力也。下文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勉殖嘉穀也。說經義。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言勉力以事其上也。農力猶努力。後人不知農訓爲勉。而誤以爲農夫之農。故又加一農字。不知耕者卽是農夫。無煩更言農也。上文云。士處靖。失禮。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下文云。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耕者二字上與士對。下與工賈對。是耕者卽農夫。而農用力之農。自訓爲勉。非謂農夫也。

兩者字

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念孫案下兩者字因上者字而衍。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上文凡三見。皆無者字。

處華下交好飲食

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尹讀處華下爲句。交好爲句。飲食爲句。注云。處華屋之下。則淫佚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劉曰。處華爲句。對上處不華。下交爲句。謂以貴陵人。使友居下也。對上友有少長。好飲食爲句。念孫案劉說是。

有可無赦

念孫案當依上文作有罪無赦。尹注云。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卽其證。今本罪作可者。涉上句可無斂而誤。

管子第四

中匡

刑罰

歾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引之曰：刑罰當爲刑罪。歾罪以犀甲一戟。是承上歾罪不殺而言。刑罪以脅盾一戟。是承上刑罪不罰而言。齊語作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重罪卽歾罪。輕罪卽刑罪也。今作刑罰者。涉上文薄刑罰而誤。

金軍

過罰以金軍。句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引之曰：軍當爲鈞。鈞軍聲相亂。又涉上文軍事而誤。過罰以金鈞者。謂過失之罰。令出金一鈞也。小匡篇作小罪入以金鈞。是其證。若無鈞字。則所罰之金無定數矣。下文無所計而訟者。別是一事。小匡篇作無坐抑而訟獄者。句法亦相同。尹以軍字屬下讀。謂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非也。此是獄訟之事。與軍事無涉。

救敵之國

公曰：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引之曰：救敵與仇敵同。集韻：仇讐也。一曰匹也。或作執。方言：執，仇也。今本執譌作枕。據集韻引改。郭璞曰：謂怨仇也。太元內初一：謹于嬰執。范望曰：執，匹也。釋文曰：嬰與妃同。執音仇。一作救。嬰救卽妃仇。桓二年左傳：嘉耦曰妃。怨耦曰仇。而執又作救。是仇執救古字通也。救卽仇敵之仇。非救助之救。小問篇作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其證。尹注未了。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念孫案兩而後下皆不當有必字。此涉上文而衍。小問篇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是其證。

寬而不凌

有司寬而不凌。念孫案凌者嚴急之意。字或作陵。荀子致士篇曰。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凌與寬正相反也。尹注非。

小匡

爲其君動 動於時

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始於夙。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莊九年左傳正義引此動作勤。齊語作動。洪云。勤字是。僖二十八年左傳注曰。盡心盡力。無所愛惜曰勤。念孫案小問篇。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動亦當爲勤。治國篇曰。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故曰力地而勤於時。則國必富也。尹注非。

戮羣臣

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念孫案戮羣臣。當從朱本作戮於羣臣。戮於羣臣者。下文曰。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僇是也。脫去於字。則義不可通。左傳正義引此。正作願請之以戮於羣臣。

齊語作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

請受而甘心焉

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念孫案左傳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是也。下文施伯曰非戮之也。正對此句而言。則本作請受而戮之明矣。今作請受而甘心焉者。後人依左傳改之。而不知與下文不合也。且是書之文。不必皆與左傳同也。

所謂

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謂也。念孫案謂當爲請字之誤也。左傳正義引作非弊邑之所請也。齊語作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上文請字凡五見。皆其證。

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

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左傳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洪云正義所引是。念孫案夫鮑叔之不忍僂賢人。語意亦未了。當作夫鮑叔之仁。不忍僂賢人。其智知稱賢以自成也。仁與智正相對。正義所引脫仁字。尹本則大誤矣。尹注亦非。

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有得力歛之功。猶尙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念孫案將何如爲句。是昭德以貳君也。

爲句尹以是字上屬非是

插衽

管仲詘纓插衽念孫案插當從宋本作捷捷古插字也。小雅鴛鴦篇戢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嚙於射儀注摺扱也內則注摺猶扱也釋文插扱二字並作捷淮南秦族篇捷吻而朝天下捷吻即插笏今作插者後人所改耳太平御覽服章部三引此正作捷。鈔本如是刻本捷譌作捷孫說同

應公之賜

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念孫案應者受也。廣雅應受也周語其叔父實應且憎章注曰應猶受也周書祭公篇曰應受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康誥曰應保殷民言受保殷民也傳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言受乃懿德也桓公郊迎管仲而禮之故仲稱受公之賜死且不朽尹以賜爲賜歟大謬

戎馬

戎馬待游車之弊念孫案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注亦作戎車

十邑爲率 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

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劉曰齊語作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

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案後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則此當作三鄉爲連。連有帥。十連爲屬。今三鄉下缺爲連。連有帥。十連七字。但齊語以連爲縣耳。念孫案十邑爲率。率當依齊語作卒。下同。下文鄉退而脩卒。亦與齊語同也。隸書率字或作率。見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卒誤爲率。屬有帥。當作屬有大夫。此涉上文連有帥而誤。五屬一大夫。一當爲五。下文云。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別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是每屬有一大夫。故齊語云。五大夫各治一屬。不得言五屬一大夫也。

權節具備其械器用

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劉曰。下二句當作權節其用。備其械器。乃字誤亂耳。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注皆非。

穀芟

比耒耜穀芟。孫云。穀芟當依齊語作耒芟。宋明道本如是。章注。耒。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宋庠本耒作耒。宋本作穀芟。穀卽耒字之壞。今又譌爲穀矣。尹注非。

旦暮

以旦暮從事於田墾。引之曰。旦暮本作旦昔。此後人據齊語改之也。不知齊語作旦莫。管子自作旦昔。上

文言士下文言工與商皆云且昔從事於此不應此處獨作且暮也昔與夕通

敬畏

是以聖王敬畏咸農念孫案敬畏咸農當作敬農咸農言農民耕則多粟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之親之也農與畏字形相近而誤尹注非

論比計

權節其用論比計引之曰計當作汁字形相似而譌汁與協通周禮大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汁大戴禮朝事篇譌作計史記歷書祝犂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譌作計汁下當有材字齊語正作論比協材韋注曰協和也和其剛柔也

犧牲不勞

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尹注曰過用謂之勞念孫案尹說非也勞讀爲撈方言曰撈取也廣雅同古無撈字借勞爲之齊語作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韋注曰略奪也略與勞一聲之轉皆謂奪取也無奪民時不輕用民也犧牲不勞不妄取於民也今俗語猶謂略取人物曰撈矣

止民用

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念孫案止當爲足尹注非

則其制令

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孫云當依通典百四十八。作則有制令。

師

五鄉一師。故萬人爲一軍。

今本脫爲字。據上文四爲字。及齊語通典補。

五鄉之師率之。念孫案師皆當依齊語通典作帥。上文

三鄉一帥。卽其證。

政定

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通典作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政當爲旅。齊語作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念孫案政卽正字也。正與定古字亦通。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今政定竝出者。一本作政。一本作定。而後人誤合之也。齊語作整。整與正定聲亦相近。

聞

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念孫案上言慈孝於父母。則下當言長弟於鄉里。於上不當有聞字。下文長弟聞於鄉里同。此後人據齊語加之也。齊語作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文與此異。不得據彼以改此。墨子非命篇曰。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尤其明證也。

時使

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念孫案上使字因下使字而衍。尹注曰：待時待可用之時也。則無使字明矣。今本注文可用之時下有而使之三字乃後人所加宋本無齊語作惟慎端慤以待時。韋注曰：待時動不違時也。是其證。

可立而時

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時。念孫案可立而時。齊語作誠可立而授之。韋注曰：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事也。此作可立而時者。之時古字通。古時字作肯以坦爲聲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晉時篤事在當時作專在當之漢書張蒼傳草立土德時麻制度。史記作草土德之麻制度又脫去授字耳。尹注非。

不肉

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念孫案尹解肉字甚謬。劉依齊語以肉爲疚之誤。是矣。而未盡也。肉與疚形相近。若本是疚字。無緣誤爲肉。蓋其字本作宀。隸書或從篆作肉。形與肉相似。因誤爲肉。說文宀貧病也。從宀久聲。詩曰：煢煢在宀。今詩宀作疚。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宀字若不誤爲肉。則後人亦必改爲疚矣。

兩故字

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念孫案下兩故字。皆涉上故字而衍。齊語無下文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亦無兩故字。

鮑叔牙

故使鮑叔牙爲大諫。念孫案鮑叔牙本作東郭牙。下文管仲曰：「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是其證。晏子春秋問篇、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並同。世人多聞鮑叔牙，寡聞東郭牙，故以意改之耳。

徐開封

徐開封處衛。念孫案徐當爲衛字之誤也。開封當爲開方，聲之誤也。開方衛人也。故曰衛開方。大匡篇曰：「游公子開方於衛，故曰衛開方處衛。」孫說同。

八千人

又游士八千人，引之曰：八千人爲數太多，當從齊語作八十人。韋昭注齊語曰：「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是也。」又讀爲有古字，又與有通。周語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又與有同。齊語作爲爲，亦有也。說見釋詞。

河階 綱山

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河階。綱山於有牢。念孫案河階當依齊語作有階，與上下兩有字文同一例。且下文亦作有階，不作河階也。綱山齊語作環山。韋注曰：「環繞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齊語：「綱山於有牢。」賈注曰：「纒還也。」是賈本作纒山，與韋異也。今管子作綱山者，蓋俗書綱字作纒，與纒字相似，纒譌爲綱耳。尹注皆非。

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念孫案吉字疑卽臺字之誤而衍者也。齊語作臺原姑與漆里。韋注曰衛之四邑無吉字。

八百乘

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引之曰八當爲六。上文云五十人爲小戎。積而至於三萬人。則六百乘矣。齊語作八百乘亦誤。說見韋注。

方地

濟汝水踰方地。劉曰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謂霸形篇念孫案齊語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七引並作方城。尹注非。

投柎

方舟投柎。念孫案投柎當依朱本及齊語作設柎。

卑耳之貉

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念孫案貉當爲谿。字之誤也。齊語作辟耳之谿。辟卑古字通。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卑耳之溪。明陳禹謨本依今本管子改溪爲貉。小問篇亦云未至卑耳之溪十里。尹注非。

以誓要于上下薦神

與諸侯飾牲爲載書以誓要于上下薦神。尹注曰：謂以上下之神祇爲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劉曰：薦當依齊語作庶。念孫案：劉說是也。下文庶神不格，卽其證。誓要當爲要誓。齊語作約誓，約亦要也。謂以盟載之詞，要誓於上下衆神也。尹不知薦爲庶之譌，而以薦神二字別爲句，謬矣。

壘

甲不解壘。念孫案：壘當依宋本朱本齊語作壘。韋注曰：壘所以盛甲也。補音壘律追反。

縷帛布 四分

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念孫案：縷帛布本作縷帛。說文：縷，繒無文也。韓子十過篇曰：縷帛爲茵。縷帛與文錦正相對。霸形篇曰：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縷帛鹿皮報。文義正。與此同。則本作縷帛明矣。今本作縷帛者，後人以齊語改之也。齊語作縷，不用絲，則非謂帛明矣。不得據彼以改此。其布字則因帛字而誤衍耳。引之曰：鹿皮四分，分當爲介。介卽今个字也。古字有介無介，說見經義述聞通說。介字下。齊語作介。廣韻云：介俗作介，形與分相似。因譌作分。尹謂四分其鹿皮，失之矣。

社邱

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邱引之曰地無名社邱者當從朱本作牡邱春秋僖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是其地也齊語正作牡邱

姑姊

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孫云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子仲尼篇齊桓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

辭結

足恭而辭結劉曰大匡作博於教而文巧於辭念孫案教當作數數與學同說見大匡則辭結當作辭給注非

大司田 賓胥無 大司理

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念孫案大司田本作司田大司理本作大理此因大司馬之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作請立以爲司田無大字羣書治要立下皆有以字呂氏春秋韓子新序同又作請立以爲大理無司字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皆作大理

孫云賓胥無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晏子春秋問上篇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新序雜事篇作弦寧上文

弦子旗卽其字也。念孫案賓胥無本作弦章。後人以上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遂改弦章爲賓胥無。不知上文自謂用此五人而成霸功。不謂以賓胥無爲大理也。大匡篇曰。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謂西土。則不使爲大理明矣。又上文云。使東郭牙爲大諫。今本作鮑叔牙。亦後人所改辯見上。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寧戚爲田。隰朋爲行。此文云。隰朋爲大行。寧戚爲司田。王子城父爲大司馬。東郭牙爲大諫。皆與上文同。而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爲大理者。乃弦章而非賓胥無矣。呂氏春秋。韓子新序。並云以弦章爲大理。卽本於管子也。韓子作弦商。商與章古字通。柴誓。我商賓女。商徐邈音章。荀子王制篇。審詩章。作審詩商。皆是也。新序作弦寧。卽弦章之而困學紀聞。乃謂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作賓胥無者爲正。不知桓公時亦有弦章。不嫌與後人同名。且上文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此文當作弦章明矣。上文是記事之詞。故稱弦子旗。此文是管仲告君之詞。故稱弦章。而羣書治要所載。亦作賓胥無。則唐初本已誤。

管子第五

霸形

當言

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

鄉乎尹注曰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念孫案尹未解當言二字之義當言讜言也讜言直言也蔡邕注典引曰讜直言也皋陶謨禹拜昌言孟子公孫丑篇注引作禹拜讜言字亦作黨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黨言爾雅昌當也郭注曰書曰禹拜昌言昌讜黨當竝聲近而義同

書而不賦

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劉曰書乃塵字誤注非

霸言

伐不謂貪

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尹注曰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念孫案如尹注則伐字當爲我字之譌我不謂貪我不爲貪也古者謂與爲同義說見釋詞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

尹以上術字屬上讀下術字屬下讀洪云術術乎大德哉作一句讀術古通作遂爾雅烝烝遂遂作也郭注皆物盛興作之貌尹注非念孫案上文云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遂德卽此所云術術乎大德也

宮門

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念孫案羣書治要宮門作宮闕於義爲長

繼

知蓋天下繼最一世。材振四海。引之曰。繼字義不可通。當是計字之譌。計最一世。言計謀爲一世之最也。知計材相對爲文。計與繼同聲。又涉上文繼絕世而誤。尹注非。

諸侯皆令

諸侯皆令。己獨孤。國非其國也。念孫案。令當爲合。字之誤也。下文云。諸侯合則彊。孤則弱。是其證。尹注非。

下苴

夫上狹而下苴。今本狹譌作夾。據尹注改。國小而都大者。弑。念孫案。苴與粗同。莊子讓王篇。苴布之衣。上狹而下苴。謂上小而下

大也。與下句文同一例。尹注非。

方心

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齊。其理之也。以平易。念孫案。方心當爲方正。隸書正心二字相似。又涉上文王者之心。方而不最而誤。方正整齊平易三者相對爲文。尹注非。

一而伐之 文武具滿

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念孫案。一而伐之。一當爲二。二與貳同。僖十五年左傳。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文義正與此同。尹注非。引之曰。文武具滿。滿當爲備。字之誤也。俗書滿字作滿。備字作備。右邊相似。尹注

非。

伐

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念孫案百馬伐之。伐當依宋本作代。代迭也。言以驥之材而百馬迭與之逐。則驥必罷也。彊最一伐。伐亦當依宋本作代。言彊為一代之最。而天下共伐之。則國必弱也。代伐字相似。又涉上文諸伐字而誤。

制節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彊。尹注曰。制度合節。故得離彊。則乖節者也。故失引之曰。制讀為折。廣雅曰。制折也。折之為言卑曲相下也。廣雅曰。折下也。又曰。折曲也。曲折也。折節者。卑曲其節。以事彊大之國。下文曰。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是也。古字制與折通。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制作折。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為制。離彊者。謂不肯附於彊大之國也。尹注非。

善攻

理世不在善攻。理本作治。此避高宗諱改。念孫案治世與善攻兩不相涉。通典兵三引作治世不在善攻。是也。治世不在善攻。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故尹注云。在於權宜。今本政作攻者。涉上文諸攻字而誤。

爭刑

夫爭疆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念孫案。刑與形同。形刑古多通用。不煩枚舉。上文云。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又云。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故此文亦云。必先爭謀。爭刑。爭權。自此以下。刑字凡四見。皆形之借字也。尹注非。

問

行此道也

念孫案。此總承上文。以起下文也。尹連上文。則衆不亂。作一句讀。大謬。

來從

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引之曰。外人他國之人也。從當爲徙。字形相似而誤。隸書徙字作𠂔。從字作𠂕。二形相似。他國之人。來徙於齊。不可無田宅以安之也。王制曰。有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此來徙二字之證。

亂普而德

毋使讒人亂普而德。念孫案。普當爲瞽。普本作瞽。形與普相似。尹注。普廢其德。普亦當爲瞽。瞽與替同。故注言瞽廢。

視其名

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視其名。視其色。是其事。稽其德。以觀其外。引之曰。視其名三字。因上下文而衍。尹解聽其名曰。當聽其名之真偽。解視其色曰。既知其名。又須視其色之是非。而不爲視其名作解。則無此三

字明矣。

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

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念孫案德厚二字連讀。厚字上屬爲句。不與和構相連。德厚猶言仁厚。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樂記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荀子君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韓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齊行。齊策曰。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施德厚骨月。而布惠於民。漢景帝詔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量錯對策曰。今以陛下神明德厚。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墮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子虛賦曰。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皆以德厚連文。尹以厚字下屬爲句。非是。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無失經常。舊本脫無字。今據尹注補。尹讀令守法之官日行爲句。注云。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關塞。又讀度必明爲句。無失經常爲句。注云。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念孫案尹注甚謬。日當爲日字之誤也。令守法之官日爲句。上文問於邊吏。曰云云。卽其證。行度必明爲句。行度。行法度也。無失經常爲句。

戒

猶軸轉斛

桓公將東游。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引之曰：猶讀爲欲。古字猶與欲通。

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周官小

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朝事篇。猶作欲。

軸當爲由。由轉二字相連。寫者遂誤加車旁矣。轉斛當爲轉鮒。丁氏升

衢曰：孟子轉附。寰宇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竝作轉鮒。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案丁說是也。鮒字右畔之付。與隸書斗字作升者相似。故譌爲斗。我游猶由轉鮒。南至琅邪。言我之游也。欲由轉鮒之山。南至於琅邪。與孟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文義正同。尹注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非也。

期而遠者

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念孫案期而遠者。本作期之遠者。與上二句文同一例。羣書治要。北齊書魏收傳。文選陸機長歌行注。引此竝作期之遠者。孫說同。

乃能

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念孫案唯君子乃能矣。本作唯君子爲能及矣。今本脫爲字。及誤爲乃。又誤在能字上。羣書治要。北齊書。竝作唯君子爲能及矣。

不相告

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爲而成。不召而至。念孫案不相告而知。衍相字。

云下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引之曰下字因下文政令陳下而衍尹注同云卽運字言四時運而萬物化也運字古讀若云故與云通說見淮南兵略篇元逐下

澤其四經 澤命

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尹注曰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爲誦學者卽四經可以亡身也念孫案尹以澤爲流澤四經爲詩書禮樂皆非也澤讀爲舍其路而弗由之舍舍釋澤三字古同聲而通用周頌載芟篇其耕澤澤正義引爾雅作釋釋夏小正通也周官占夢乃舍萌於四方鄭注曰舍讀爲釋古者釋菜釋奠多作舍字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大射儀獲而未釋獲古文釋並作舍月令命樂正習舞釋菜呂氏春秋仲春篇釋作舍是釋與舍通也管子形勢篇莫知其爲之莫知其澤之形勢也又見下經常也四經猶言五常四經卽孝弟忠信內不孝弟外不忠信故曰舍其四經解澤作舍是舍與澤通也又小問篇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卽鄭風羔裘之舍命不渝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嶠讀管子曰澤命不渝澤古釋字而注乃以爲恩澤之命陋矣

濟大水之有舟楫

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念孫案濟大水之有舟楫七字後人所加也後人以霸形篇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故增入此句不知此文雖鴻鵠之有

翼也。其將若君何。是管仲對桓公語。而上文桓公但云鴻鵠有羽翼。不云濟大水有舟楫。若闌入此句。則所答非所問矣。尹不審文義。而爲之作注。失之。太平御覽治道部八所引。無此七字。

握路家

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尹注曰。握持也。持與路旁之家。引之曰。握當爲振。辰與屋字形相近。又因下文室字而誤。說文曰。振舉救也。路讀爲露。露家窮困之家也。方言。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字亦作潞。秦策曰。士民潞病於內。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罷與疲同。高注並曰。潞。羸也。亦作路。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俗本改作羸困之路。辯見前振罷露下。五輔篇。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振罷露。卽此所謂振露家也。尹注非。

其孰能一人之上也

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饗己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寧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引之曰。其孰能一人之上也。若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當以其孰能絕句。言此四子者。其孰能以國寧也。其孰能下。常有管仲謂其不能以國寧之語。一人之上也。三句。則桓公不解其何以不能。又從而問之也。今本有脫文耳。不然。則不以國寧之問。何自而來耶。一皆也。大戴禮衛將軍

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處注曰：一皆侯也。一人之上。言四子之材皆在人之上也。而尹注曰：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則所見已是脫誤之本。故連其孰能三字解之。然如其說，則是孰能在四子之上。豈所謂一人之上乎。失之矣。

爲臣死乎

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念孫案爲猶如也。言如臣死，則君必歸江黃於楚也。古或謂如曰爲。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死也。秦策：秦宣太后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呂氏春秋長見篇：魏公叔痤對惠王曰：臣之御庶子鞅，韓子內讒說，荆王新得美女，鄭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言如近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腐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尹說大謬。劉說近之。然亦未釋爲字之義。

旦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

東郭有狗噬噬。當作噬。玉篇：噬，魚佳切。狗欲齧。廣韻：噬，犬鬪。字皆作噬。無作噬者。集韻：噬，或作噬。則所見管子本已誤。旦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尹注曰：猥，謂以木連狗，取聲爲義。卽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注內猥字，宋本朱本作枷。引之曰：作枷者是也。注云：以木連狗，則其爲枷字明甚。注爲枷字作解，則正文之文作枷可知。若如今本作猥，則注當訓爲牡豕。穀卽猥之俗。字：猥，牡豕也。安得云以木連狗乎。白帖九十八引此作猥。蓋後人據誤本管子改之也。但注讀旦暮欲齧

我枷爲句。則非尋釋文義。當以旦暮欲齧我爲句。枷字則屬下讀。枷者。遡字之假借。說文。遡遡互令不得行也。玉篇作遡。牙令不得進也。枷而不使者。謂遡互之。不使進而齧人也。今世齧人之狗。繫木於其頸。使任重難進是也。下文同。

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

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洪云。願下衍也。字願得於君四字連讀。念孫案。尋尹注亦無也。字下是字亦涉上是字而衍。

地圖

苴草

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尹注曰。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念孫案。苴采古反亦草也。語之轉耳。字或作蘆。廣雅曰。蘆。草也。呂氏春秋貴生篇。其土苴以治天下。高注曰。苴。草薊也。草薊卽草芥。今本蘆譌作薊。辨見呂氏春秋。逸周書大聚篇曰。陂溝道路。蘊苴邱墳。靈樞經癰疽篇曰。草蘆不成。五穀不殖。草謂之苴。故枯草亦謂之苴。楚辭九章。草苴比而不芳。王注曰。生曰草。枯曰苴。是也。苴草。林木蒲葦。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制分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念孫案治而未必富也。當依朱本作而治未必富也。方與下文一例。道者由也。見禮器中注尹注誤解道字。

君臣上

官治者

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引之曰。治字因下文官治而衍。尹注曰。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上字誤。當爲心。故曰官者耳目之制。則無治字明矣。此但言官。下文乃言官治也。

謂之矯 謂之勝

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念孫案淮南俶真篇注曰。矯。拂也。上而及下之事。則拂乎爲上之道。故下文云。爲上而矯。悖也。勝者。陵也。下而及上之事。是陵其上也。故下文云。爲下而勝。逆也。侈靡篇曰。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易漸六四。終莫之勝。虞注曰。勝。陵也。尹注皆失之。

綽制

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念孫案綽讀若準。字或作淳。敦純竝同耳。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鄭

注曰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與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淳制。杜注與內宰同。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曰朝貢禮云純四只。並同。制丈八尺。士喪禮下篇贈用制幣玄纁束。注曰丈八尺曰制。內宰疏引鄭答趙商問曰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終歲布帛取二制焉。淮南天文篇曰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地形篇曰門開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此所言純制之度。與鄭所引逸禮不合。所傳者異也。尹注皆未考。

慶

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念孫案兩慶字皆當作薦。薦進也。言下有善則進之於上也。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薦諸長老。今本若譌作存。辯見經義述聞。是其證。隸書薦字或作慶。見漢史長饗孔廟後碑。形與慶相似而誤。今本薦字並譌作慶。史記司馬相如傳封禪文將以薦成。漢書薦作慶。尹注非。

不敢殺

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念孫案殺當爲試。言不敢試其姦僞也。下文云然

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語意正與此同。今作不敢殺者。試譌爲弑。又譌爲殺耳。尹注非。

非茲是無以理人

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人當作民。唐人避諱改之。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引之曰。茲此也。謂道也是字屬下讀。爾雅曰。是則也。蓋理民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理民。生財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生財。上文所謂治民有常道。生財有常法也。尹不知是之爲則。而以茲是連讀。失之。

威罰

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於上矣。劉曰。威罰之威當作賞。注非。

君臣下

是故明君二句

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尹以可使絕句。注云。民從教則可使。又注下文云。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劉曰。而民可使以下十二字連讀。謂使民居則治。戰則勝。守則固也。注非。

裹

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國。裹尹注曰。裹謂財貨所包裹而藏也。引之曰。書傳無謂財貨爲裹者。裹當爲稟字。形相似而誤。稟古廩字。富之以國。廩謂食以國之廩粟。所謂祿以馭其富也。周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鄭注曰。稍食。祿廩。

異幸

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念孫案。異幸當依朱本作冀幸。

巧官

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引之曰。官當爲言。字形相似而誤。幼官篤攷之以言。今本誤作攻之以官。說見幼官篤是其證。

騰至則北

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念孫案。北與背同。言不忠之臣。必背其君也。說文曰。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齊策曰。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卽反背。尹注非。孫說同。

四者 敗

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念孫案。至字因上文兩至字而衍。敗當作則。字之誤也。言四者若有一於此。則敵人謀之矣。四者謂亂也。騰也。虐也。北也。尹注非。

故施舍優猶以濟亂

故施舍優猶以濟亂

舊本故上有則字涉下句則字而衍今刪

則百姓悅。尹讀故施舍優爲句。猶以濟亂爲句。注云言施恩厚。

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念孫案尹說非也。故施舍優猶以濟亂。當作一句讀。優猶卽優游。

荀子正論篇曰。優猶知足是也。濟止也。鄭風載馳篇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施舍以厚之。優游以畜之。

則可以止亂矣。

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引之曰。布當爲務。蓋務字脫左畔之矛。其右畔之旁。與隸書布字作各者。

相似。審見校官碑

因譌爲布矣。尹注曰。農人不務之。則餒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是所據本正作務字。其民非

其民也。上其字因下其字而衍。下文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卽承此句言之。不當有上其字。注曰。故民

非其民也。則無上其字可知。

威黨

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劉績曰。威當作爲。謂能易賢不肖。而可以爲朋黨於下。念孫案威當作成。謂

成朋黨於下也。淮南汜論篇曰。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

陷

有與又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引之曰陷字義不可通陷疑當作啗字形相似而誤上啗其主謂啗之以利也史記樂毅傳令趙囑說秦以伐齊之利今本脫說字辯見史記囑與啗同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是也尹注非

環其私

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尹注曰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下之利皆用遶身故曰環其私也念孫案尹未曉環字之義環之言營也謂兼上下以營其私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見下說文厶字解引作自營為厶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謂自營其私也環字亦作還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荀子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環主謂營惑其主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與環同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環與營同義故環繞即營繞環衛即營衛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也

上下不知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念孫案上下不知當從朱本作上不知一者皆也大傳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不瞻者言五者皆得於天下也莊十六年穀梁傳外內察一疑之言皆疑之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盧辯曰一皆也家語弟子行篇一作壹又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理言四姦皆作而君不知則國必危也此本作上下不知下即不字之誤而衍者王肅注並云壹皆也

是故以人役上三句

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劉曰。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乃形字譌。下同。注皆非。念孫案。以力役明。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也。形刑古字通。

戒心

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念孫案。戒當爲成。字之誤也。成與誠通。藏篇賞罰莫若成。成即誠字。小雅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成作誠。誠心形於內。容貌動於外。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此以身之從心。喻民之從君。不當專以戒心言之。尹注非。

民流通則迂之

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尹注曰。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人太流蕩。則迂屈之。引之曰。民流下通字。因注而衍。注於上流字。訓爲流通。下流字。訓爲流蕩。則民流下無通字。明甚。若有通字。不得訓爲流蕩矣。

威私

此先王所以明德。罔姦昭公威私也。劉曰。威乃戒字誤。

無事

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念孫案無當為典典常也常事即指農功而言禁淫務勸農功則民皆職其常事矣隸書無字作熙典字或作熙漢益州太守高頤碑游心典籍典字作熙二形相似故典譌為無尹注非

明立寵設六句

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禮私愛驩勢不並倫爵位雖尊禮無不行劉曰言庶子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敢竝嫡子爵位尊而亦事嫡子也注皆非念孫案明猶尊也禮運故君者所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鄭注竝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注曰明命猶尊名也本書牧民篇曰明鬼神祗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不可不尊明也言庶子雖尊寵不以代嫡子也

管子第六

小稱

來美名 來足 用金玉事主而來 所以來

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念孫案來當為求下文云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即其證又侈靡篇不出百里而來足來亦當為求言不出百里而所求者足也又任法篇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來亦當為求下文云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即其證又九守篇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來亦當為求鬼谷子符言

篇正作求。隸書來字作來。求字或作求。漢三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求皆蕩陰令張遷碑紀行左與來字不同。二形相似故求譌爲來。求來二字書傳多互譌。呂刑惟貨惟求。馬注云求有求請。賕也。案漢律有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字傳寫作求。故與來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爲往來之來。失之矣。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至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又皆譌作求。尹注皆非。

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今夫桀紂不然。羣書治要不然上有則字。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念孫案羣書治要作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是也。上文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是其證。今本無有過而有善而六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

可得料

匠人有以感斤櫨。故繩可得料也。念孫案料當爲斷。斤櫨所以斷繩。故曰繩可得斷。隸書料字作料。其右邊與斷相似。俗書斷字作斷。其左邊與料相似。故斷譌作料。亦有料譌作斷者。史記淮陰侯傳大。王自料新序善謀。篇料作斷。是也。太平御覽資產部三引此正作斷。

入察

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念孫案察當爲祭。祭吉事也。喪凶事也。二句相對爲

文。

故臣且謁之

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引之曰。當作臣。故且謁之。故與固同。言臣固將謁之也。韓子難一作臣。故將謁之。是其證。

喜宮

公喜宮而妬。引之曰。喜宮當依朱本作喜內。故下句云。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左傳史記皆言桓公好內。韓子作君妬而好內。是其證。

脫十字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念孫案此下脫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十字。羣書治要有。呂氏春秋知接篇。作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韓子作其母不愛。安能愛君。皆其證。上文云。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文義正與此相對。

務為

臣聞之。務為不久。蓋虛不長。引之曰。為即偽字也。兵法篇。偽詐不敢嚮。幼官篇。作為詐。成九年左傳。為將。盟者文義正同。定十二年傳。子偽不知。釋文。偽作為。史記封禪書。果是偽。漢書郊祀志。作果為書。淮南衡山傳。使人偽得罪而西。漢書亦作為。偽與虛正相對。韓子及說苑說

叢篇竝作務僞不長。是其證。今本韓子務譌作矜尹注非。洪說同。

憎 廢之官

公憎四子者廢之官。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公召四子者廢之。是也。今本召作憎。廢之下有官字。皆後人所增改。桓公非憎四子。特因管仲之言而廢之耳。

苛病起兵

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念孫案苛病起下不當有兵字。尹曲爲之說。非也。羣書治要呂氏春秋皆無兵字。

素幘

桓公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尹注曰。幘所以覆軫也。念孫案尹以幘爲鞞。淺幘之幘。非也。幘謂軻幘也。廣韻。軻。幘。通俗文曰。帛三幅曰。軻。普。駕切。今人言手。軻是也。方言曰。襜褕謂之幘。郭璞曰。卽軻幘也。廣雅曰。幘。軻。襜褕。幘也。說文曰。幘。蓋幘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夫差乃爲幘。以冒面而舛。事與此相類。幘卽幘字也。軻幘可以覆面。故云援素幘以裹首。非車上之覆軫也。

十一日

夙十一日。蟲出於戶。洪云十一當爲七。因字形而譌。周禮職方氏。方三百里。則七伯。鄭注云。以方三百里。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

戒篇公死七日不斂其證也。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說苑權謀篇桓公死六十日蟲出于戶俱與此不同。

出如莒時

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寧戚毋忘飯牛車下也。念孫案上二句當依羣書治要作使公毋忘出而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在於魯也。在於莒與在於魯對文。莒與魯下爲韻。今本出而在於莒作出如莒時則失其韻矣。藝文類聚人部七太平御覽人部一百引此竝作在莒。呂氏春秋直諫篇作出奔在於莒新序雜事篇作出而在莒皆無時字。

四稱

以繒緣繒 曲蓄 蓄石 天齋

以繒緣繒吾何以知其美也。劉績曰繒所力切念孫案劉音非也。繒當爲緇。下文云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素與緇正相對是繒爲緇之譌也。緇從留聲。繒從蓄聲。隸書蓄字作蓄。留字或作蓄。玉篇蓄或作蓄。作蓄是蓄爲留之變體也。二形相似故留譌爲蓄矣。又輕重甲篇曰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念孫案蓄亦當爲蓄。曲蓄蓄水之曲處也。蓄水東流過臨蓄城南又折而北過其東。見水經注。故有曲蓄之名。若後人之言曲江矣。隱塞也。上文云請以令隱三川謂塞三川也。小雅魚麗傳土不隱塞。正謂塞曲蓄以灌齊都也。輕重甲篇又義曰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是隱與塞同義。

曰。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蓋石也。念孫案蓋亦當爲蓄。中當也。言楚之有黃金。當齊之有蓄石也。輕重乙篇曰。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尹注曰。刻石。刻其蓄石。蓄石。蓄石。皆蓄石之譌也。又輕重丁篇曰。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叔粟布帛。文采者。舊本叔譌作收。辨見。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帛布。舊本帛布譌作泉金。辨見。輕重丁。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念孫案蓋亦當爲蓄。蓄卽災字。史記秦始皇紀。留害絕息。今本留作蓄。後人所改也。宋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婁機班馬字類。引此。竝作留。漢冀州從事郭君碑。降此。殆留字。亦作蓄。彗星天災也。因彗星出而斂財物。故曰。此謂乘天災而求民鄰財之道。

服之

君若有憂。則臣服之。引之曰。憂謂國有大患也。服當爲舂。范雎言主憂臣辱。主辱臣舂。義與此相近。舂本作舂。服或作舂。下半相似而誤。淮南主術篇。馬服於衡下。今本服譌作死。尹注非。

亡己

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己。念孫案亡當爲正。字之誤也。賈子過秦篇。天下誤。今本正。言但賓事左右。執邪說以進於君。而不求正己也。尹注非。

唯趣人詔

不彌人爭。唯趣人詔。念孫案趣讀爲促。詔當爲訟。字之誤也。訟詔草書相似。不彌人爭。唯趣人訟。意正相承。且訟與從爲韻。訟字古讀平聲。召南行露篇。何以速我訟。與塘從爲韻。管子問篇。則人不易訟。與功宗爲韻。堯典。醫訟可乎。訟馬本作庸。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訟亦作公。若作詔則失其韻矣。尹注非。

乘等

遷損善士。捕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尹注曰。其貨賄之人。與之入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朋黨而駢竝。念孫案尹以乘爲同乘。則乘等二字。義不相屬。今案乘者。匹耦之名。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方言曰。飛鳥曰雙。鴈曰乘。淮南秦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飛。辯見淮南。乘爲匹耦之名。故二謂之乘。四亦謂之乘。周官校人乘馬。鄭注曰。二耦爲乘。凡經言乘禽乘矢乘壺乘章之屬。義與此同也。等亦乘也。廣雅曰。等輩也。入則乘等。出則黨駢。乘等與黨駢。其義一也。

侈靡

一踦腓一踦屨

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馭引之曰。腓讀爲屣。乃草屨之名。非謂足臚也。方言。屣。屣屣也。釋名。齊人謂草屨曰屣。字亦作菲。喪服傳曰。菅屨者。菅菲也。繩屨者。繩菲也。疏屨者。蘆蔽之菲也。屣爲屨之粗者。荀子正論篇。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怪嬰。共艾。畢。劉氏端臨曰。共當爲宮。菲封屨。殺赭衣而不純。楊倞注曰。菲。草屨

也。引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白虎通義曰：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宮者履雜屣，漢書刑法志亦曰：墨黥之屬，非履赭衣而不純，是象刑有屣履也。一跣屣，一跣屣，謂足著一隻屣，一隻草屣，明罪人之屣，異於常人也。屣與屣對文，蓋以絲作之者，方言：絲作之者謂之屣，屣卽屣也。

滿稽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引之曰：稽者計罪人名之簿書，言斷指斷首斷足之罪人名滿於計簿也。周官小宰聽師田以簡稽，先鄭司農云：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引吳語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是其證。尹訓稽爲考失之。

兩而字

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引之曰：兩而字，後人所加。如卽而也。賤粟米如敬珠玉，好禮樂如賤事業，謂賤粟米而敬珠玉，好禮樂而賤事業，正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尹注不得其解，乃云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失其指矣。然所見本猶未有而字也。後人惑於尹注，又加而字以足之，謬甚。

陰之陰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王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念孫案陰之陰當作陽之陰。珠生於水爲陰。而其形圓。故曰陰之陽。玉生於山爲陽。而其形方。故曰陽之陰。大戴禮勸學篇作玉者陽之陰。淮南地形篇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高注曰。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皆其證。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正作陽之陰。尹注非。

牧之 牧貧病 牧漁

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念孫案牧字於義無取。牧當爲收。謂強者能以力守之。智者能以術收之也。俗書收字作收。與牧相似而誤。又輕重甲篇以振孤寡。牧貧病。牧亦當依朱本作收。謂收恤之也。又明法解篇。牧漁其民。以富其家。牧亦當爲收。謂收漁民財以自富也。

夏之靜雲 乃及

譊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孫云。夏之靜雲當作夏雲之靜。與上文秋雲之遠相對。念孫案此當作譊。然若夏雲及人之體。九字作一句讀。言君子教澤及人。譊然若夏雲之爲雨。而及人之體。莫不沾濡也。今本作若夏之靜雲之靜二字。涉下文若譊之靜而衍。據尹注。但言夏雲之起。油然含潤。而不言其靜。則本無之靜二字明矣。其乃字則及字之誤而衍者耳。

好任 仕任

君親自好事。強以立斷。仁以好任。引之曰。仁以好任。當作仁以好仕。字之誤也。仕與士同。爾雅。士。察也。小雅。節南山箋。作仕。察也。曲禮。前有士師。注曰。士。或爲仕。漢郎中馬江碑。士喪儀。宗成。陽靈臺碑。故有靈臺。喬夫。魚師。衛士。士皆作仕。此承上士可戚而言。且仕與事爲韻。尹注非。又白心篇。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任卽仕字之誤而衍者。說見白心。

遮

六畜遮育。五穀遮熟。洪云。遮庶古字通。易晉卦。用錫馬蕃庶。釋文云。庶。鄭止奢反。謂蕃遮禽也。

君長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念孫案。此當作吾君長來獵虎豹之皮。尹注云。君好虎豹皮。故來獵。是其證。其下君長二字。則因上而衍。

用其臣 父繫而伏之 禮我

用其臣者。予而奪之。使而輟之。徒以而富之。父繫而伏之。予虛爵以驕之。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有雜禮我而居之。時舉其強者而譽之。念孫案。用其臣者四字。統下八句而言。尹以用上屬爲句。非也。父繫而伏之。父字義不可通。當是又字之譌。篆文又。父相似。又者承上之詞。尹注非。引之曰。有雜禮我而居之。有讀爲又。亦承上之詞。禮我當爲禮義。今脫其上半耳。尹注非。

故法

故法而守常。念孫案此當作法。故而守常。法故與守常對文。法故而守常。與下文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文亦相對。尹注非。

變其美

變其美者。應其時。念孫案此當作變之美者。應其時。與上句化之美者。應其名。相對為文。尹注云。事應其時。故變美也。即其證。今本之作其者。涉上下諸其字而誤。

天下所當

擇天下之所宥。擇鬼之所當。擇人之所戴。舊本人下有天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尹注刪。念孫案天下之所宥。當作天之所宥。

天與人鬼對文。不當有下字。宥讀為自天祐之之祐。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神若宥之。師古曰。宥。祐也。尹注非。鬼之所當。當宜為富。

字之誤也。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故尹注云。為神所福助。大雅瞻卬篇。何神不富。毛傳曰。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辯注曰。躬勞終福。謙象

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富與宥戴為韻。富古讀若背。宥古讀若異。並見唐韻正。

大有臣

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念孫案上大字涉下大字而衍。尹注非。

仕異國之人

毋仕異國之人。引之曰。仕當為任。字之誤也。尹注同。上文疎貴戚者。謀將泄。言不可疎其所親也。此言毋仕

異國之人言不可親其所疎也。今本任作仕則非其旨矣。

嚙亡

若是者必從是嚙亡乎。洪云。嚙疑器字之譌。器蘇浪反。俗作喪。念孫案尋尹注亦似作器字解。

言人之無患

利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念孫案言當爲害字之誤也。隸書害字或作害。言字或作言。二形相似。謂所利在人之有禍。所害在人之無患也。昭十五年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利與害有禍與無患相對爲文。尹注非。

是故之時 可以行今也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尹注曰。管氏云。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引之曰。據注則正文故字。乃古字之譌。但注讀可以行今也爲句。而解爲亦可行求於今。則非也。可以行爲句。今也二字屬下讀。言古之時陳財之道。如是則可以行矣。今也則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是今不同於古也。

故不

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念孫案故當爲胡。尹注非。

不令

若江湖之大也。求珠貝者不令也。洪云：令當作舍。劉逵蜀都賦注引此作舍。尹注非。

強能不服

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引之曰：能亦而也。能與而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衛風芄蘭篇：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也。荀子解蔽篇：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弃之矣。強能不服。言強而不服於上也。趙策：建信君入言於王，厚任聿以事，能重責之，能並與而同。詳見釋詞。

上文曰：強而可使服事，正與此相反。牧，治也。治人謂之牧。治於人亦謂之牧。智而不牧，言智而不受治於上也。法法篇曰：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是也。古書多以能而互用。任法篇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下文五能字皆作而。晏子春秋外篇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墨子天志篇：少而示之黑，謂黑多示之黑，謂白少能嘗之甘，謂甘多嘗之甘，謂苦。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皆以能而互用。且服與牧爲韻。尹以能字絕句，不服二字屬下讀，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亟

則人君日遐。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念孫案：亟字下屬爲句。亟與極同。上文其亦以亟爲極。言世之亂也。婦人爲政，而人君日遐，其亂之極。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尹以亟字上屬爲句，非是。

心術上

充盈

嗜欲充盈。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念孫案充盈當爲充盈。字之誤也。上以道理爲韻。道字合韻。讀若時。下文心篇。天之道也。與殆已爲韻。正篇。臣德成道。與紀理止子爲韻。恆蒙傳。久于其道也。與已始爲韻。月令。毋變天之道。與起始理紀爲韻。凡周秦用韻之文。道字多如此讀。不可枚舉。此以盈聲爲韻。此篇中多用韻之文。

智乎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念孫案智下不當有乎字。此涉下文兩智乎而衍。

正人無求之。虛無

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念孫案上二句。本作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今本聖人作正人。聲之誤也。無求下有之字。乃涉上文求之而衍。尹注故能虛下有無字。則後人所加也。下解云。唯聖人得虛道。又曰。虛者無臧也。故去知則奚求矣。今本故下衍曰字。奚下衍率字。辯見後。無臧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皆是釋此文。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九字。且但言虛而不言虛無。今據以訂正。虛無無形。本作虛而無形。洪云。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嘯賦注。左太沖詠史詩注。引此竝作虛而無形。案今本文選嘯皆作虛無無形。蓋後人以誤本管子改之。唯遊天台山賦注未改。念孫案下解云。天之道。虛其無形。則此文本作虛而無形。謂之道明矣。今本虛而作虛無。亦後人所改。

直人

直人之言不義不顧。念孫案直人當爲真人。說見下解。

不言 不與萬物異理

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念孫案不言下脫之言二字。不與萬物異理。不字涉上文不言而衍。竝見下解中。尹注非。

不怵乎好

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念孫案尹所見本。本作不休乎好。故云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且云下解中作怵。則此不作怵明矣。今作怵者。後人據下解改之也。但改注文休止也爲怵止也。則於義不可通。又案下解作怵是也。怵與誑通。說文曰。誑。誘也。漢書賈誼傳。鵬賦。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此云怵乎好。迫乎惡。卽承上好利惡。怵而言。故下解云。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尹注非。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念孫案此當作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人皆欲知云云。覆舉上文也。其所知云云。乃釋上文之詞。今本莫索下衍之字。彼也。

上又脫其所知三字。遂致文不成義。

故曰 奚率求

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念孫案凡言故曰者。皆覆舉上文之詞。此文心術者二句。是釋無代馬走。無代鳥飛之意。不當有故曰二字。蓋涉上下文而衍。又下文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故下亦衍曰字。奚下不當有率字。此卽奚字之誤而衍者。去知則奚求。無臧則奚設。相對爲文。則無率字明矣。尹注非。

位趕

無形則無所位趕。尹注曰。趕逆也。而不解位字。引之曰。位趕二字。義不相屬。位當爲低。下同。低趕卽抵悟也。

說文。悟逆也。漢書司馬遷傳。或有抵悟。如淳曰。悟讀曰逆。相觸逆也。悟悟趕。並字異而義同。凡物之有所抵悟者。以其有形也。道無形則無所抵悟。故

下文曰。無所低趕。故徧流萬物而不變也。史記天官書。其前抵者戰勝。漢書天文志。抵作低。漢書食貨志。

封君皆氏首仰給焉。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史記平準書作低。是抵低古字通。隸書低字作低。千祿字書曰。丘氏上

通下正。諸從氏者。並準此。形與位相似。因譌而爲位矣。

閒之理者

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閒。故言之者不別也。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尹注曰。道德

之理可閒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引之曰之理二字因注而衍閒者上又脫無字無閒者謂其所以舍也言道之與德所以謂之無閒者謂德卽道之所舍上文曰德者道之舍故無閒也尹所見本已脫無字故以爲可閒豈有上言無閒而下又言可閒者乎失之矣

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

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引之曰禮出乎義當作禮出乎理禮者謂有理也故曰禮出乎理義出乎理當作理出乎義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曰理出乎義理因乎宜當作義因乎宜義者各處其宜也故曰義因乎宜寫者錯亂耳不然則義者宜也上言禮出乎義而下又別言理因乎宜是分義與宜爲二也殆不可通

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

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念孫案此釋上文真人之言不義不願也上文譌作直人莫人當爲真人隸書眞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直人莫人當爲真人隸書眞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史疏乞紀曰大眞或作大莫非上文作直人此文作莫人故知其皆真人之譌也言至也三字語意未明疑有脫誤宜與義古字通不宜卽上文之不義也義者度也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婦義事也及國語比義下言事至而後應之

不先爲量度也。故曰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尹不知莫爲真之譌，又不知不宜卽上文之不義，遂讀莫人言爲句，不宜言爲句，而強爲之說矣。

務其應所以成之

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引之曰：務其下應字，所以成下之字，皆衍文也。尹注曰：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合蓋令之譌則所務自成，則正文作務其所以成明矣。此以名與成爲韻。下文曰：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亦以形與名爲韻。

不得過實

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念孫案不得過實上當有名字。

心術下

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念孫案此以兩治字絕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八字連讀，實與名正相對也。尹以天下治實不傷連讀，大謬。

可知於顏色 和於形容

全心在中。舊本全譌作金。劉曰：當依內業篇作全。今據改。尹曲爲之說非。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念孫案可知於顏色，本作知

於顏色。知亦見也。謂外見於顏色也。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知顏色。知下當有於事高注曰。知猶發也。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注曰。知猶見也。淮南脩務篇曰。奉爵酒。不知於色。挈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趙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形。或言知。皆發見之謂也。見於形容。知於顏色。互文耳。今本知上有可字者。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加之也。又內業篇。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顏色。劉曰。和乃知字誤。案劉說得之。知與見。亦互文耳。今本作和者。亦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改之也。齊策。齊王知於顏色。今本作和其顏色。亦後人所改。

以爲原。表裏遂通。被服四固。一言解之。

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念孫案以爲原。當依內業篇作以爲泉原。下文泉之不竭。卽承此句言之。劉以爲缺泉字。是也。表裏遂通。通當爲達。達與竭爲韻。內業篇亦誤作通。被服四固。當爲被及四固。據尹注。但言被及。而不言被服。則正文本作被及明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故及誤爲服。傳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及。不稱也。夫今本及誤作服。固與固亦相似。又涉上文堅固而誤耳。固卽圉字也。說文。圉。所以拘罪人。今經傳皆作固。左氏春秋定四年。衛孔圉。公羊作孔圉。淮南人間篇。使馬圉往說之。論衡逢遇篇。圉作固。孫炎注爾雅曰。圉國之四垂也。此言被及四固。察於天地。內業篇言窮天地。被四海。其義一也。不言四海。而言四圍者。變文協韻耳。一言解之。當依內業篇作一言之解。解與地爲韻。尹注皆非。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2005